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會通卷十至十二

詳校官給事中臣鄧文泮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方大川

校對官監丞臣張曾炳

謄録監生臣徐如灝

謄録貢生臣馮省槐

春秋會通卷十

元 李廉 撰

僖公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夏楚人滅黄左

氏黄人恃諸侯之睦于齊也不共楚職曰傳見
氏自郢及我九百里焉能害我夏楚滅黄穀梁上胡
氏月胡氏春秋滅人之國其罪則一而見滅之君其例
下胡氏有三以歸者既無死難之節又無克復之志
貪生畏死甘就執辱其罪為重許斯頓牂之類是也
出奔者雖不死於社稷有興復之望焉託於諸侯猶
得寓禮其罪為輕弦子温子之類是也若夫國滅死
於其位是得正而斃焉者矣於禮為合於時為不幸

若江黄二國是也其書滅者見夷狄之強罪諸夏之弱責方伯連帥之不修其職使小國賢君困於強暴不得其所公羊子所謂亡國之善詞上下之同力者也

秋七月○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杵公作處

附録左氏周事

左氏十一年王使召武公内史過賜晉侯命受玉惰夏揚拒泉皐伊雒之戎同伐京師王子帶召之也秦晉伐戎以救周晉侯平戎于王十二年王以戎故討王子帶帶奔齊齊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使隰朋平戎于晉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陪臣敢辭王曰舅氏余嘉乃勳應乃懿德謂督不忘往踐乃職無逆朕命管仲受下卿之禮而還十三年齊侯使仲孫湫聘于周且言王子帶事畢不

與王言歸復命曰未可王怒未怠其十年乎不十年王弗召也二十二年富辰言於王請召太叔子帶自齊歸京師

十有三年春狄侵衛左氏去年春諸侯城衛楚丘之郛懼狄難也胡氏齊桓公為陽穀之會是肆于寵樂其行荒矣楚人伐黃而救兵不起是怠于簡書其業怠矣然後狄人窺伺中國今年侵衛明年侵鄭近在王都之側淮夷亦來病杞而不忌也伯益戒于舜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此至誠無息帝王之道春秋之法也齊桓晉文若此類者其事則直書于策其義則遊聖門者默識於言意之表也故曰仲尼之門無道桓文之事也

夏四月葬陳宣公○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

男曹伯于鹹鹹衛地左氏會于鹹淮夷病杞故且謀王室也秋為戎難故諸侯戍周齊仲孫湫致之穀梁兵車之會也

秋九月大雩○冬公子友如齊張氏陽穀甯毋及鹹之會其後公子友皆如齊蓋伐楚服鄭城緣陵之事魯皆同之足以見友專魯政也

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左氏諸侯城緣陵而遷杞焉不書其人有闕也注緣陵杞邑闕謂器用不具城池未固而去為惠不終也澶淵之會既而無歸大夫不書而國別稱人今此總曰諸侯君臣之詞不言城杞杞未遷也公羊孰城城杞也曷為城杞滅也孰滅之蓋徐莒脅之曷為不言徐莒脅之為桓公諱也曷為為桓公諱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

救則桓公恥之也然則孰城之桓公城之曷為不言桓公城之不與諸侯專封也曷為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為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封也諸侯之義不得專封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注言諸侯者時桓公德衰待諸侯然後乃能存之穀梁其曰諸侯散辭也聚而曰散何也諸侯城有散辭也桓德衰矣注直曰諸侯無小大之序是各自欲城無總一之者非伯者所制故曰散辭齊桓德衰所以散也胡氏曰齊桓公城三國而則沒諸侯而不書城緣陵則書諸侯而不序城邢則再序三國之師何也邢以自遷為文故再列三師而書城邢者美其得救患分災之義無封國之嫌也淮夷病杞諸侯會于鹹城緣陵而遷杞焉則其事專矣故前目後凡直書諸侯而不序也衛為狄滅東徙渡河野處漕邑桓公使公子無虧戍以甲士歸其祭服

乘馬凡為國之用其力尤勤其功尤大其事尤專而春秋責之尤重曰城楚丘而不書諸侯正王法也是故以功言之則楚丘為大以義言之則城邢為美春秋之法明其道不計其功正其義不謀其利者也詳著城邢之師而深没楚丘之迹貴王賤伯蓋稱桓文以正待人之體也明此則知曽西不為管仲深畏仲由之說矣

陳氏

諸侯不序必前目而後凡也非前目而後凡也而不序者散辭也是故但曰諸侯者不繫之伯者之詞也但曰大夫者不繫之君之詞也

案緣陵書諸侯如杜氏說則與文十五年諸侯盟扈十七年諸侯會扈同文蓋緣陵為惠不終盟扈無能為會扈無功故不歷序其人總言諸侯皆譏辭也是不以為前目後凡之例矣如穀梁陳氏說則與溴梁大夫盟同文蓋緣陵不以諸侯係於伯者以言伯主不能主諸侯溴梁不

以大夫條諸侯以言諸侯不能主大夫皆散辭也是亦不以為前目後凡之例矣以穀梁陳氏說通之於盟邑會邑之諸侯亦合故鄭君荅何休曰葵丘盟諸侯在會未有歸者故可以不序今此十三年夏會于鹹而冬公子友如齊聘則在會諸侯已歸矣不可以葵丘而難此也此數說大抵可參通胡氏雖以為前目後凡然視城邢之再序則此為略詞所以略之者以其亦有專封之嫌也此說與諸家不同耳○又案桓公三城杜氏以城邢詳書為美詞楚丘不書所會為罪魯緣陵不書其人為罪諸侯穀梁以城邢再列三師為美齊楚丘不言衞遷為齊之專緣陵不列序為諸侯之散至於公羊則皆以為專封春秋實與而文不與之辭此三家之異也胡氏於城邢城楚丘用穀梁城緣陵蓋用公羊之説

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鄫穀作繒

左氏　鄫季姬來寧公怒止之以鄫子之不朝也夏遇于防而使來朝

公羊　使來請已也

穀梁　遇者同謀也來朝來請已也朝不言使言使非正也以病繒子也

胡氏　春秋內女適人者明有所從則繫諸國若杞伯姬是也其未適人者欲有所別則書其字若子叔姬是也季姬書字而未繫諸國其女而非婦亦明矣及者內為志內女而外與諸侯遇識魯也朝不言使言使非正鄫子國君而季姬使之朝病鄫也魯秉周禮男女之際豈其若是之甚乎蓋僖公鍾愛其女使自擇配故得與鄫子遇防而遂以季姬歸之爾有孟光之德有伯鸞之賢變而不失禮之正則猶可矣不然非所以為愛而辱其別也故稱及稱遇稱使罪魯與鄫以正男女之禮為後世戒也

案胡氏說本公穀啖子而發明僖公鍾愛之說三家不及也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沙鹿山名平陽元城縣東有沙鹿土山在晉地左氏晉卜偃曰期年將有大咎幾亡國公羊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為天下記異也注土地者民之主伯者之象也齊桓將卒伯道毀夷狄動不繫國者天下異也胡氏沙鹿晉地也書沙鹿崩於前而書獲晉侯於後雖不指其事應而事應具存此春秋畏物之反常為異使人恐懼修省之意也其垂戒明矣

案沙鹿穀梁曰林屬於山為鹿沙山名也漢書元后傳后祖王翁儒自東平陵徙魏郡元城委粟里元城建公曰昔春秋沙鹿崩晉使卜之曰陰為陽雄土火相乘故有沙鹿崩崩後六伯四十五年宜有聖女興元城郭東有五鹿之虛即沙鹿也公羊以為河上邑陷入于地中者恐非

○又案經書山崩二此年及成五年梁山

狄侵鄭○冬蔡侯肸卒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公如齊左氏傳例諸侯五年再相朝禮也例在文十五年公羊注月者善公能念恩尊事齊桓又合古五年一朝之義故録之張氏至此始純用五年一朝之制同於事天子矣

案周官行人言春朝秋覲夏宗冬遇時見衆同之禮此六者諸侯朝天子之禮也又曰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采服四歲一見衛服五歲一見要服六歲一見此六服朝覲宗遇之歲也又曰諸侯邦交歲相問也衆相聘也世相朝也此諸侯相朝聘之禮也王制曰

諸侯之於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天子五年一廵守與行人不同蓋周衰損益之禮也左氏文十五年曰諸侯五年再相朝以修王命古之制也昭三年子太叔曰文襄之伯其務不煩諸侯令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又與行人不同而與王制略相似故先儒皆以為此朝伯主之禮昭十三年叔向曰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於是有十二年八聘四朝再會一盟之説與周官及禮家所録皆不同鄭氏云不知何代之禮又無所出不從其義左氏又曰凡諸侯即位小國朝之大國聘焉春秋書來朝及朝公者三十有五或得邦交世朝之義或用文襄五歲而朝之制然皆非三代盛時朝王之禮也王道絶矣此兼山表氏説

楚人伐徐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遂次于匡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帥公作率

左氏楚人伐徐徐即諸夏故也盟于牡丘尋葵丘之盟且救徐也孟穆伯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諸侯次于匡以待之注救慶父之子匡衛地

公羊事注既約救徐而生事止次不自往遣大夫往卒兵事之會也遂繼事也次止

穀梁兵車之會也遂繼事也次止不能解也也有畏也救徐善救徐也

胡氏楚都于郢去徐亦遠而舉兵伐徐暴横憑陵之罪著矣徐在山東與齊密邇以封境言之不可以不速救以形勢言之非有餽糧越險之難也今書盟于牡丘見諸侯救患之不協矣書次于匡見伯主號令之不嚴矣書大夫帥師而諸侯不行見桓德益衰而禦夷狄安中國之志怠矣凡兵而書救未有不善之也救而書

次則尤罪其當速而故緩失用師之義矣中庸曰至誠無息不息則久春秋謹始卒欲有國者敦不息之誠也始勤而終怠則不能久而無以固其國矣

陳氏 救不言次言次無志於救也有諸侯在而大夫將於是始桓公為之也會救未有書帥師者其稱帥師何公子慶父弒閔者也而救世為將是故謹志之見三家之所從始也

案經書盟而後救者牡丘救而後盟者馬陵一則督率於未然一則戒懼於已然也○又案經書諸侯之大夫三救徐盟袁僑盟于宋也大夫之專始於齊桓成於晉悼極於晉平○又案牡丘杜氏闕其地而外傳曰齊桓築葵兹晏負夏領釜丘以禦冠亂之地所以禁暴於諸侯也築五鹿中牟蓋與牡丘以衛諸夏之地所以示權於中國也韋昭注牡丘等皆諸夏之關○又案

許氏曰遂救許遂之善者也以其進也遂次于匡遂之不善者也以其止也

夏五月日有食之穀梁食注夜公羊注是後秦獲晉侯齊桓卒楚執宋公伯道衰中國微弱之應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左氏伐厲以救徐也公羊注厲葵丘注厲楚與國之會叛天子之命也曹稱師者桓公伯衰曹獨能從之征伐不義故襃之所以勸勉不能扶助伯功激揚解情張氏厲在徐楚之間攻楚之必救以解徐也兵法攻所必救謂之奇兵然繼此楚敗徐于也婁林則厲在所不必救明年而後不克救而還正所謂未聞巧之久者况同盟不同心而宋已伐同役之曹乎

八月螽○九月公至自會公羊桓之會不致此何以致久也穀梁注齊桓德衰危而致之張氏暴師三時不能救徐大無功也

案不以徐至者諸侯不親行也

季姬歸于鄫○己卯晦震夷伯之廟杜氏長歷己卯晦九月三十日左氏震夷伯之廟罪之也於是展氏有隱慝焉注夷伯魯大夫展氏之祖父夷諡伯字大夫既卒書字震者雷電擊之公羊晦者何冥也震之者何雷電擊夷伯之廟者也夷伯者季氏之孚也季氏之孚則微者其稱夷伯何大之也曷為大之天戒之故大之也何以書記異也穀梁夷伯魯大夫也因此以見天子至於士皆有廟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士二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是以貴始德之本也

始封必為祖注明夷伯之廟過制故因此以明禮胡氏不曰夷伯之廟震而曰震夷伯之廟者天應之也天人相感之際微矣夷伯魯大夫大夫既卒不名已下引穀張氏正蒙曰凡陰氣凝聚陽在內者不得出則奮擊而為雷霆不善之積蓋亦如此傳言展氏有隱慝故程子以為天應之也然天之怒擊每在於惡稔而人誅不加之後故春秋書震惟此事耳

冬宋人伐曹左氏討舊怨也注莊十四年曹與諸侯伐宋陳氏諸夏之相交兵自莊之十九年未之有也於是再見宋襄為之也張氏莊十四年曹嘗從齊桓伐宋宋至今憾之今諸侯始貳曹方有王事而襄公乘虛伐之尚可繼桓而圖伯乎故永嘉薛氏以為伐厲而宋人內叛此桓德之衰而宋襄之私可以見矣

衆宋曹之爭始此自曹莊公以齊命會伐宋遂與宋人為不釋之憾夫伐宋非獨一曹而獨仇曹之深者曹在宋之宇下非他國比也十九年圍曹宣三年圍曹至曹陽之衰宋景用師尤亟哀三年有樂髡之伐六年有向巢之伐七年書人以圍八年書公以入而曹亡於宋矣鄭子產曰曹畏宋豈非壤地相接必欲吞噬而後已乎

楚人敗徐于婁林婁林徐地下邳左氏徐恃救也穀梁夷狄相敗志也疏起禍亂之原謹兵車之始胡氏見楚兵之獨勝救徐之威不立伐厲之謀無補也案徐之舉號本其夷狄之稱爾公羊注以為徐滅杞不知尊先聖法度惡大故外之無据之言也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左氏晉侯之入

也秦穆姬屬賈君焉且曰盡納羣公子晉侯烝於賈君又不納羣公子是以穆姬怨之晉侯許賂中大夫既而皆背之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既而不與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故秦伯伐晉晉侯謂慶鄭曰寇深矣若之何對曰君實深之可若何公曰不孫卜右慶鄭吉弗使步揚御戎家僕徒為右乘小駟鄭入也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産今乘異産以從戎事及懼而變將與人易進退不可周旋不能君必悔之弗聽九月晉侯逆秦師使韓簡視師復曰師少于我鬬士倍我公曰何故對曰出因其資入用其寵饑食其粟三施而無報是以來也今又擊之我怠秦奮倍猶未也公曰一夫不可狃況國乎遂使請戰壬戌戰于韓原晉戎馬還濘而止公號慶鄭韓簡輅秦伯將止之鄭以救公誤之遂失秦伯秦獲晉侯以歸晉大夫反首拔舍從之秦伯使辭焉穆姬聞晉侯將至以大子罃弘與女簡璧登臺而履薪焉使以免服衰絰逆

且告乃舍諸靈臺大夫請以入公曰獲晉侯以厚歸也既而喪歸焉用之必歸晉君子桑曰歸之而質其大子必得大成晉未可滅而殺其君祇以成惡且史佚有言曰無始禍無怙亂無重怒重怒難任陵人不祥乃許晉平十月晉陰飴甥會秦伯于王城秦伯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恥失其君而悼喪其親不憚征繕以立圉也曰必報讎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以此不和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慼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為必歸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此一役也秦可以霸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晉侯饋七牢焉十一月晉侯歸殺慶鄭而後入是歲晉又饑秦伯又餼之粟曰吾聞唐叔之封也箕子曰其後必大晉其庸可冀乎姑樹德焉於是秦始征晉河東置官司焉晉大子圉為質於秦二十二年逃歸注賈君獻公妃圉惠公子　公

羊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君獲不言師敗績也穀梁韓之戰晉侯失民矣以其民未敗而君獲也注獲者不與之辭諸侯非可相獲胡氏秦伯伐晉而經不書伐專罪晉也獲晉侯以歸而經不書歸免秦伯也書伐書及者兩俱有罪而以及為主書獲書歸者兩俱有罪而以歸為甚今此專罪晉侯之背施幸災貪愛怒鄰而怨秦伯也然則秦戰義乎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其不言師敗績何也君獲不言師敗績君重於師也大夫戰而見獲必書師敗績師與大夫敵也君為重師次之大夫敵春秋之法也孟子為時君牛羊用人故以民為貴春秋正名定分故以君為重堯命舜舜命禹必以元后為先此經世大常而仲尼祖述之者也惟此義不行然後叛逆之黨有托以為名輕棄君親而不顧矣

陳氏獲匹夫之辭也

案范例凡書獲有六莒挐晉侯華元蔡公子燮陳夏齧齊國書也於晉侯著失民之咎於蔡公子彰公子之病華元表得衆之辭莒挐顯公子之始自餘不發傳從省文獲麟不入此例○又案秦顓帝之後周孝王時非子受封至襄公送平王東遷始盡有岐周之地又七世至穆公此為見經之始

附録左氏晉作爰田州兵説　左氏注晉作爰田州兵在此年爰田爰易也分公田之税應入公者爰之於所賞之衆二千五百家為州使州長各繕甲兵

案是年桓公伯衰而宋楚秦晉之變遽見春秋備書之其五伯迭興之會也歟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鷁退

飛過宋都隕公羊作霣鷁穀梁作鶂左氏隕石于宋五隕星也六鷁退飛過宋都風也周内史叔興聘於宋宋襄公問焉對曰今茲魯多大喪明年齊有亂君將得諸侯而不終退而告人曰君失問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吾不敢逆君故也注隨聞見先後而記之也鷁水鳥公羊曷為先言霣而後言石霣石記聞聞其磌然視之則石察之則五是月者何僅逮是月也何以不日晦日也晦則何以不言晦春秋不書晦也朔有事則書晦雖有事不書六鷁退飛記見也視之則六察之則鷁徐而察之則退飛五石六鷁何以書記異也為王者之後記異也注石者陰德之專者也鷁者鳥中之耿介者也皆有似宋襄之行襄欲行伯事事耿介自用卒以五年見執六年終敗如五石六鷁之數於晦朔者示其立功善甫始而敗將不克終故詳録天意也穀梁先隕而後石何也隕而後石也于宋四竟

之內曰宋後數散辭也耳治也是月者決不日而月也先數聚辭也目治也子曰石無知之物鷁微有知之物石無知故日之鷁微有知之物故月之君子之於物無所苟而已石鷁且猶盡其辭而況於人乎故五石六鷁之詞不設則王道不亢矣民所聚曰都注劉向曰石陰類五陽數象陰而陽行將致隊落鷁陽也六陰數象陽而陰行必衰退貫逵曰齊大岳之後石山岳之物象齊桓卒五公子爭宋將治之也胡氏隕石自空凝結而隕也退飛有氣逆驅而飛也石隕鷁飛而得其數與名在春秋時凡有國者察於物象之變亦審矣此宋異也何以書于魯史亦見當時諸國有非所當告而告之者矣何以不削乎聖人因災異以明天人感應之理而著之於經垂戒後世此石隕于宋而書曰隕石此天應之也和氣致祥乖氣致異人事感於下則天變應於上苟知其故恐懼修省變可消矣宋襄以亡國之餘欲圖伯業五石隕

六鷁退飛不自省其德也後五年有孟之執又明年有泓之敗天之示人顯矣聖人所書之義明矣可不察哉

案啖子曰凡異例不書日隕石特書日者記元正有變爾是月不過別其非同日耳公羊不言晦穀梁決不日而月皆非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左氏注自是季氏世為卿公羊其稱季友何賢也注据卒戰不稱季來歸不稱友穀梁大夫日卒正也稱公弟叔仲賢也大夫不言公子公孫疏之也疏叔肸賢而稱弟季友賢而不稱弟者兄先死故不得稱弟而稱季以賢之也不言公子如仲遂嬰齊之等是也胡氏季者其字友者其名大夫卒而書名則曷為書字聞諸師曰春秋時魯卿有生而賜

氏者季友仲遂是也生而賜氏者何命之為世卿也季子忠賢在僖公有翼戴之勤襄仲弑逆在宣公有援立之力此二君者不勝私情欲以異賞報之也故皆生而賜氏俾世其官經於其卒各以氏書者志變法亂紀之端貽權臣竊命之禍其垂戒遠矣

夏四月丙申鄫季姬卒○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臨淮郡左右漢下邳今泗州左氏夏齊伐厲不克救徐而還王以戎難告于齊齊徵諸侯戍周十二月會于淮謀鄫且東略也城鄫役人病有夜登丘而呼曰齊有亂不果城而還汪鄫為淮夷所病穀梁兵車之會也

十有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楚與國皐陶後左氏以報婁林之役張氏齊為徐伐英氏以見桓公之與師未矣

夏滅項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九月公至自會卞魯地

左氏師滅項淮之會公有諸侯之事未歸而取項齊人以為討而止公秋聲姜以公故會齊侯于卞九月公至書曰至自會猶有諸侯之事焉且諱之也胡氏滅項者魯也二傳以為桓公滅之孰信乎考於經未有書外滅而不言國者如齊師滅譚是也亦未有書內取而直言魯者如取鄟取邿取鄫是也由此知項為魯滅無疑矣然聖人於魯事有君臣之義凡大惡必隱避其詞而為之諱今此滅項其惡大矣曷不諱乎曰事有隱諱臣子施之於君父者也故成公取鄟襄公取邿昭公取鄫皆不言滅而書取程

氏以為在君則當諱是也若夫滅項則僖公在會季孫所為耳執政之臣擅權為惡而不與之諱此春秋尊君抑臣不為朋黨比周之意也

陳氏 於是公猶在齊非公命也書滅項失兵權之漸也襄公在晉書庶其來奔昭公在晉書莒牟夷來奔春秋之季大夫不稟命於諸侯非但魯也鄭伯會夷儀公孫舍之入陳蔡侯會召陵公孫姓帥師滅沈春秋必謹而志之也

張氏 大臣滅項而止僖公刑已頗矣又遠會婦人於魯地此管仲既亡桓公志荒之政也公會諸侯而大臣滅人之國得罪於伯主其身見執反國不討無政刑矣故謹致之

案公穀皆以項為齊滅其說曰滅項孰滅之桓公也何以不言桓公也為賢者諱也項國也不可滅而滅之乎桓公知項之可滅也而不知已之不可以滅也既滅人之國矣何賢乎君子惡

懸疾其始善善樂其終桓公嘗有存亡繼絶之功故君子為之諱也二家蓋拘於内滅書取之例而不知變文之法耳故胡氏特從左氏

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左氏齊侯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内内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少衛姬生惠公鄭姬生孝公葛嬴生昭公密姬生懿公宋華子生公子雍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為大子雍巫有寵於衛共姬因寺人貂以薦羞於公亦有寵公許之立武孟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冬十月乙亥公卒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内寵以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十二月乙亥赴辛巳夜殯注雍巫即易牙

案桓公自莊九年入國十三年始伯迄僖十七年凡三十九年吳郡李氏曰王道流行侯伯受

職古未始有伯也以古之未始有伯而齊桓實造端則桓為首罪矣而春秋或予桓何哉蓋黜其義而録其功也功義不相掩而後伯者之是非斷矣大抵春秋之世盛衰凡三變桓公之未興與桓公之方伯及桓公之既没世變各異也王臣下聘而不報王師出伐而無功凡伯書伐戎強于北蔡師書敗荆盛于南鄭分許鄙宋廢鄭嗣紀小而併於齊郕弱而偪於魯此桓公之未興也王禁明而王臣不下聘者六十年盟會同而諸侯無私爭者三十載序績召陵而荆帖矣陳旅聶北而狄退矣獻捷過魯而戎弭矣此桓公之主伯也天王出居而官守不問衛滅懿親而義師無討楚書子而主會矣狄書人而參盟矣此桓公之既没也然桓公一人之身盛衰又凡三變圖伯之初定伯之日及成伯之後得失頗殊也伐郕侵宋侯度未一入蔡侵鄭戎疾

未殄滅遂降彰履事未久設施多外遇穀盟邑閱理未熟檢防易肆蓋桓公圖伯之初也貫澤而下葵丘以前衣裳不歃血兵車無大戰仲尼稱其一匡孟子與其為盛在是數年桓公定伯之日也九國叛而萌震矜管仲死而放繩墨城杞貶於城邢救徐急於救衛伐黄則外憂起會下則家法虧蓋桓公成伯之後也驗春秋大勢之三變則桓公主伯為有功即桓公一身之三變則桓公立功為不遠功過乘除齊伯之顛末可考矣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夏師救齊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狄救齊左氏宋襄公以諸侯伐齊三月齊人殺無虧齊人將立孝公不勝四公子之徒遂與宋人戰夏五月宋敗

齊師于甗立

孝公而還

公羊 戰不言伐此其言伐何宋公與伐而不與戰故言伐曷為不使齊主之與襄公之征齊也曷為與桓公死豎刁易牙爭權不葬為是故伐之也

穀梁 伐齊非伐喪也師救齊善救齊也戰不言伐客不言及言及惡宋也狄救齊善救齊也

胡氏 伐齊之喪奉少奪長其罪大故其責詳書師救齊者善魯也救者善則伐者惡矣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書狄救齊者許狄也許夷狄則罪諸夏矣許之曷為不稱人深著中國諸侯之罪也凡伐者為客受伐者為主今齊人受伐以宋為主者曲在宋也凡師直為壯曲為老書齊師敗績者責齊臣也或曰桓公管仲嘗屬孝公於宋襄以為世子矣則何以不可立乎曰不能制命雖天王欲撫鄭伯以從楚春秋猶以大義裁之而不與也桓公君臣乃欲以私愛亂長幼之節其可哉獨不見宣王與仲山甫爭魯侯戲括之事其後如之何也春秋深罪

宋公大義明矣

陳氏春秋貴誼不貴惠尚治不尚功託人之孤而動天下之兵至於交戰是伐喪而已矣雖然孝公不言納孝公言納則疑於齊糾矣郲捷菑宋襄之誼僅異於魯莊趙盾而已

案宋襄伐齊之事公羊以為善宋蓋彼以莊二十八年齊人伐衛衛人及齊戰為予衛罪齊之書故亦以此年宋及齊戰為予宋罪齊之書是以可代曰戰言及者所以別客主直不直也今宋言及明直在宋矣鄭曰及者別異客主不施於直不直直不直自在事而已鄭説固足以辨何氏之失然兵凶戰危何得汲汲欲戰故凡為志乎戰者春秋皆貶之在主人而及客則非處已息爭之道在客而及主人又豈仗義執言之師乎故春秋書伐而戰者三獨宋公以客及主者乃變文以深貶宋也

穀梁胡氏之説精矣

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八月無丁亥日誤 左氏注十一月而葬亂故 胡氏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威令加乎四海幾於改物雖名方伯實行天子之事然而不能慎終如始付託非人柩方在殯四鄰謀動其國家而莫之恤至於九月而後葬以此見功利之在人淺矣春秋正義明道不急近功不規小利於齊桓晉文之事有所貶而無過褒以此

冬邢人狄人伐衛 左氏邢人狄人伐衛圍菟圃衛侯以國讓其父兄子弟及朝衆曰苟能治之燬請從焉衆不可而後師于訾婁狄師還 穀梁狄稱人何也善累而後進之伐衛所以救齊也功近而德遠矣注伐衛功近耳夷狄而憂中國其德遠也 胡氏狄稱人進之也慕義而來進之可也以夷狄伐衛而進之可乎伐衛所以救齊也衛嘗亡滅東徙渡河無所控告齊桓攘戎狄而封之使衛

國忘亡誰之賜也桓公方没不念舊德以厚報之遽伐其喪亦大甚矣以直報怨聖人之公也以怨報天下之私也以德報怨寛身之仁也以怨報德刑戮之民也至是人理亡矣桓公攘夷狄安中國免民於左衽諸侯不念其賜而於衛為尤先書狄救齊以著中國諸侯之罪再書狄人伐衛所以見救齊之善功近而德遠矣

案衛之伐齊正與鄭伯逃歸事同鄭知有天王之命而不知世子之不可易衛知有桓公之命而不知長子之不可奪衛文賢君原其心恐亦非有背恩之實也但不審於義耳春秋於立孝公之事主宋以戰齊人狄以代衛皆變文以顯之正以宋公此舉似義而實非義故重貶以見意耳若止責其不能報德安知衛人不自以為報齊乎

附錄左氏是年鄭伯始朝于楚楚子賜之金

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滕宣公也

胡氏執之是非決於稱人與稱爵而見執者則以名與不名知其罪之在也經書見執於人者悉皆不名而滕子獨名是亦有罪焉爾夫以齊桓之盛九合諸侯不以兵車雖江黃遠國猶相繼來盟而滕介齊宋之間不與衣裳之會者三十有七年及宋襄繼起又不尊事大國其見執則有由矣書名著其罪也茍為有罪其見執固宜宋何以稱人不得為伯討乎執雖以罪不歸于京師則稱人惡其專也歸于京師而執非其罪則稱人惡其濫也

案經書執諸侯始此前此晉執虞公者滅之也不入此例胡氏曰執雖有罪而不歸京師則稱

人宋執嬰齊是也成九年晉人執鄭伯襄十六年晉人執莒子邾子十九年晉人執邾子可入此例歸于京師而執非其罪則稱人僖二十八年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是也若邾人執鄫子晉侯執曹伯畀宋人執蠻戎子歸于楚宋人執小邾子則暴惡之甚不特以專與濫罪之矣其楚子執宋公楚人執徐子戎狄肆威天下大變亦非可與此例論也○又案滕自莊十六年盟幽後皆不與會盟何休以為滕絛褰丘叛者九國之内故書名無據

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鄫子會盟于邾己酉

邾人執鄫子用之秋宋人圍曹宋公公羊作宋人　左氏宋公使邾文公

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為用小事不用大牲而況敢用人乎齊桓

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今一會而虐
二國之君又用諸淫昏之鬼將以求伯不亦難乎得
死為幸宋人圍曹討不服也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
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脩教而復伐之
因壘而降今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若之何
盍姑內省德乎汪曹雖與盟而猶不服不肯致地主
之禮故不以國地而曰曹南 公羊 其言會盟何後會也 穀梁 微國之君因邾人
因己以求與之盟己迎而執之惡之故謹而
日之也用之者叩其鼻以衈社也衈音二 胡氏 盟于
曹南口血未乾今復圍曹者討不服也愛人不親反
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襄公不能內自省德而急於
合諸侯執嬰齊非伯討不足以示威盟曹南非同志
不足以示信卒於兵敗身傷不知反求諸己欲速見
小利之過也子曰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經書襄公不越數端而知其操心之若此者仲尼筆

削推見至隱如化工賦像并其情不得遯焉非特畫筆之肖其形耳故春秋者化工也非畫筆也

案春秋諸侯會盟而後至者四此年鄫子會盟踐土陳侯如會鷄澤陳袁僑如會于鄬鄭伯髡頑如會是也○又案春秋用人祭者二此年用鄫子及昭公十一年楚執蔡世子友用之是也其成公十七年魯用郊説者亦以為用人未知然否○又案執鄫子説左氏以為宋公使邾執之若然春秋何以不蔽罪於宋何休以為魯本許嫁季姬於邾季姬淫泆使鄫子請己以此二國致忿臨江劉氏亦信其説而考之公羊傳文本無此言不知何氏何據大抵邾與宋皆南面之君亦可以不受其命而乃迎逢其惡躬為戎首肆行暴虐春秋舍宋而罪邾亦未為過也杜氏或得之○又案宋公書爵屬詞疑於北杏陳氏以為明年鹿上復人宋則春秋未嘗予宋以

伯此乃人曹邾以人宋也恐未必然蓋春秋始
則望宋之能伯而予之繼則罪宋之失德而人
之有何不可
故李氏說是

衛人伐邢左氏以報菟圃之役於是衛大旱卜有事於
山川不吉甯莊子曰昔周饑克殷而年
豐今邢方無道諸侯無伯天其或者欲使衛討邢乎從之師興而雨張氏衛不自省其
從宋伐喪之
辠而以報復
為事辠之也

案衛之伐宋本非義舉師興而雨
之說飾妄之詞也故啖子不取

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公羊會有公字上左氏陳穆公請
脩好於諸侯以無忘齊桓之德冬盟于齊脩桓公之好也汪地於齊齊亦與盟公羊汪因宋
征齊有

隙而為此盟也是後楚遂得中國雚之會執宋公疏齊蓋構會諸侯為此盟以謀宋矣

穀梁注會無王名內卑者也四國稱人外卑者也

胡氏盟會皆君之禮也微者盟會不志于春秋凡所志者必有君與貴大夫居其間也然則為此盟者乃公與陳蔡楚鄭之君或其大夫大夫矣曷為內則沒公外則人諸侯與其大夫諱是盟也楚人之得與中國會盟自此始也莊公十年荊敗蔡師始見于經其後入蔡伐鄭皆以號舉夷狄之也僖元年改而稱楚經亦書人於是乎侵強矣然終桓公世皆止書人而不得與中國盟會者以齊脩伯業能制其強故也桓公既沒中國無伯鄭伯首朝于楚其後遂為此盟故春秋沒公人陳蔡諸侯而以鄭列其下蓋深罪之也又二年復盟于鹿上至會于盂遂執宋公以伐宋而楚於是乎大張列位於陳蔡之上而書爵矣聖人書此豈與之乎所以著夷狄之強傷中國之衰莫能抗也故深諱此盟

一以外夷狄二以惡諸侯之失道三以謹會盟之始也

陳氏 楚初與諸夏盟也内不言公諱之也齊桓卒陳非主盟也則曷為會陳人春秋不以夷狄會中國則推而屬之陳也以其人楚不可不人陳蔡以其人陳蔡不可不没公也

案齊之盟楚列中國之會始此惟公羊注以為齊有怨宋之心結諸國以謀宋故後日執宋公皆此盟之諸侯夫齊孝本宋所立未必深怨於宋大槩楚欲得志於中國久矣因宋公失德諸侯皆有念齊之心故假陳穆以倡會託齊孝以為主而楚遂得以參盟於上國矣齊孝親見桓公攘楚之用力而魯僖亦號為荆舒是懲者乃聽其甘言納之國都彼蔡鄭固平日為之驅使服役無足深責而齊魯之君大可責也故陳氏不以夷狄會中國之說亦有見

梁亡左氏梁伯益其國而不能實也命曰新里秦取之遂城而居之梁伯好土功亟城而弗處民罷而弗堪則曰某寇將至乃溝公宮曰秦將襲我民懼而潰秦遂取梁梁亡不書其主自取之也公羊其自亡柰何魚爛而亡也注春秋說曰梁君峻法一家犯罪四家坐之百姓一旦相率俱去狀若魚爛從內發故云爾穀梁自亡也湎於酒淫於色心昏耳目塞上無正長之治大臣背叛民為寇盜梁亡自亡也如加力役焉湎不足道也梁亡鄭棄其師我無加損焉正名而已矣胡氏秦肆其暴取人之國沒而不書其義安在陸淳曰乘人之危惡易見也滅人之國罪易知也自取亡滅者其事微矣春秋之作聖人之所以明微也梁本侯國魚爛而亡何哉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古者諸侯朝修其禁令晝考其國職夕省其典刑夜儆其百工無使慆淫而後即安故克勤于邦荒度土功者禹也慄慄危懼

檢身若不及者湯也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者文王也凡有國家者土地雖廣人民雖衆兵甲雖多城郭雖固而不能自強於政治則日危月削如火消膏以至滅亡而莫覺也而况好土功輕民力湎於酒淫於色心昏而出惡政者亨其亡可立而待矣

二十年春新作南門左氏書不時也凡啟塞從時注魯城南門也本名稷門僖公更高大之今猶不與諸門同改名高門也言新以易舊言作以興事皆更造之文也公羊譏何譏爾門有古常也注惡奢泰不奉古制常法穀梁作為也有加其度也言新有故也非作也南門者法門也注非作責其改舊制胡氏言新者有故也言作者創始也其曰南門者南非一門也庫門天子皋門雉門天子應門書新作南門譏用民力於所不當為也魯人為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

改作孔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春秋凡用民力得其時制者猶書于策以見勞民為重事而況輕用於所不當為者乎然僖公嘗修泮宮復閟宮矣奚斯董其役史克頌其事而經不書者宮廟以事其祖考學校以教國之子弟二者為國之先務雖用民力不可廢也其垂教之意深矣

案經書新作二此年及定二年新作雉門及兩觀

夏郜子來朝郜姬姓國文王之子所封

案郜子諸傳無文惟公羊以為失地之君其不名者兄弟辭也何氏特据郜大鼎之文以為春秋前宋已滅郜此無據之言也不可取然郜惟此處一見他無所考

五月乙巳西宮災公羊記異也

案西宮左氏無文公羊以為諸侯有三宮西宮小寢也時僖公以齊媵為嫡楚女廢處西宮悲愁怨曠之所致穀梁以為閔公之宮謂之新宮則近為禰宮以謚言之則如疏之然故謂之西宮薛氏曰西宮魯之貳室杜氏曰公别宮也蓋用公羊為是而楚女之事乃何氏臆說耳

鄭人入滑左氏滑人叛鄭而服於衛鄭公子士洩堵寇帥師入滑張氏書此者天王出居于鄭之始釁也

秋齊人狄人盟于邢左氏為邢謀衛難也於是衛方病邢公羊汪狄稱人者能常與中國也穀梁邢為主焉爾邢小其為主何也其為主乎救齊張氏宋伐齊喪而狄能救之衛欲滅邢而狄能謀之故人以進之人狄則皐衛之意明矣此聖人仁天下之公心也

冬楚人伐隨左氏隨以漢東諸侯叛楚楚鬬縠於菟帥師伐隨取成而還君子曰隨之見伐不量力也

案隨本漢東姬姓國桓公六年楚武王侵隨鬬伯比曰漢東之國隨為大吾不得志於漢東也我則使然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以武臨之彼則懼而協以謀我故難間也想此時隨尚能率小國以拒楚而漢陽諸姬尚聽命於隨也八年而敗隨於速杞十一年而隨絞州蓼又欲伐楚師卒以鄖師之敗而止至莊四年楚武王荆尸授師以伐隨其年楚子卒隨人成楚文即位不復有事於隨蓋隨已屈服於楚也然自莊以前楚兵加於江漢之間皆不經見蓋未有告命也今齊桓既卒中國無伯于齊之後遂為同盟之國於是假告慶之策書以為恐動中華之計矣

二十有一年春狄侵衛左氏注為邢故公羊注與狄者為犯中國諱張氏因邢之盟也孝公不能嗣父之業楚狄皆因之以為中國患此齊邢之盟所以兩書而邢衛並受其禍也

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宋地左氏宋襄欲合諸侯臧文仲聞之曰以欲從人則可以人從欲鮮濟春宋人為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楚人許之公子目夷曰小國爭盟禍也宋其亡乎幸而後敗注宋為盟主故在齊上陳氏人自為盟於惡曹見之於是再見何中國無伯也宋襄欲繼伯而求諸侯於楚楚於是爭長於宋則是盟也莫適為主人自為盟而已矣張氏伯中國者宋之欲也亂中國者楚之欲也欲伯中國而求之於亂常之楚與之同盟此春秋所以列序而人之以著襄公

之自取敗辱也

夏大旱左氏公欲焚巫尩臧文仲曰非旱備也修城郭貶食省用務穡勸分此其務也巫尩何為公從之是歲饑而不害公羊何以書記災也注新作南門之所生

案經書大旱二此年及宣七年秋正義曰春秋之例旱則脩雩雩而得雨喜雩有益則書雩不書旱雩不得雨則書旱明災成也故公羊以不雨為記異大旱為記災與左氏同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盂宋地公作霍穀作雩執宋公以伐宋左氏秋諸侯會宋公于盂子魚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甚其何以堪之於是楚執宋公以伐宋注楚始與中國行會禮故稱爵不言楚執宋公者宋無德而爭盟為

諸侯所疾故總見衆國共執之文

公羊

執執之楚子執之曷為不言楚子執之不與夷狄之執中國也

穀梁

以重辭也注國之所重故曰重辭

胡氏

執宋公者楚子也何以不言楚子執之分惡於諸侯也諸侯皆在會而蠻夷執其會主拱手以聽而莫之違其不勇於為義亦甚矣故特列楚子於陳蔡之上而以同執為文夫以楚之強豈能勝秦五國之衆何弱於趙然澠池之會藺相如一奮其氣威信敵國秦雖虎狼猶不敢動況以五國之君而不能得志於荊楚乎宋以乗車之會往而楚伏兵車以執之則宋直楚曲其義已明雖以匹夫自反而縮猶不可恥矧南面之君也哉然春秋以為賢者諱宋公見執不少隱之何也夫盟主者所以合天下之諸侯攘夷狄尊王室者也宋公欲繼齊桓之烈而與楚盟會豈攘夷尊王之義乎故人宋公於鹿上之盟而盂之會直書其事而不隱所以深貶之也

陳氏

執宋

公不申言楚人執齊慶封不申言楚人猶曰諸侯執之云爾

案執宋公不言楚人諸傳說不同杜氏以為宋不德諸侯所共疾則是與諸侯之執伯主矣公羊以為不予夷狄執中國則是予中國之執中國矣故獨胡氏分惡得之亦本於趙子病諸侯不宗中國之說○又案穀梁傳例曰以者不以者也而於此執宋公以伐宋與定七年齊人執衛北宫結以侵衛二以字皆曰以重詞也故范氏以為以有二義此說殊無義不若只以入以者不以之例自通

冬公伐邾左氏注為邾滅須句故傳在下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左氏注獻宋捷也不言宋者秋伐宋冬來獻捷事不異年從可

知不稱楚子使來
不稱君命行禮　公羊此楚子也其稱人何貶爲執
宋公貶宋公與楚子期以乘
車之會公子目夷曰楚夷國也彊而無義請君以兵
車之會往宋公曰不可吾與之約自我爲之自我墮
之不可楚人果伏兵車執宋公以伐宋宋公謂目夷
曰子歸守國矣國子之國也吾不從子之言以至於
此目夷曰君雖不言國國固臣之國也於是歸設守
械而守國楚人謂宋人曰子不與我國吾將殺子君
矣宋人應之曰吾賴社稷之靈吾國已有君矣楚人
知雖殺宋公猶不得宋國於是釋宋公宋公釋乎執
走之衞目夷復曰國爲君守之君曷爲不入然後逆
襄公歸惡乎捷捷乎宋曷爲不言捷乎宋爲襄公諱
也此圍辭也曷爲不言其圍爲公子目夷諱也注獻
捷書者罪魯受惡人物也　穀梁捷軍得也不曰
宋捷不與楚捷於宋也注楚稱人貶　胡氏不曰來獻宋捷爲魯諱也諸
侯從楚伐宋而魯獨不與故

楚來獻捷以脅魯為魯討者拒其使而不受可也請於天王而討之可也宋公以先代之後作賓王家方修盟會而伏兵車執之於壇坫之上又以軍獲遺獻諸侯其橫逆甚矣拒其使而不受聲其罪而致討不患無詞魯於是時曾不能申大義以攘荆楚尊中國故不曰宋捷特為魯諱之也

陳氏孟會不稱子無以見宋楚之爭長獻捷不人之則是逐子楚也故特稱人貶之也

張氏孔子相定公會齊侯猶以文事不可無武備請司馬以行以楚之夷而可信其詐偽之約乎徒出會之是輕以其身涸於虎狼之羣也不免宜矣孟之會諸侯以同執示貶宜申之來魯以受捷諱惡或抑或揚婉而成章此之謂也

案楚未有大夫而書屈完則屈完為褒詞楚已有君而書楚人則楚人為貶詞杜氏不稱君命之說非執宋公不為宋諱而獻捷乃為宋諱公羊為襄公諱之說亦非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薄即亳 左氏 冬會于薄以釋之子魚曰禍猶未也未足以懲君注諸侯既與楚共伐宋宋服故為薄盟以釋之公本無會期聞盟而往故書公會諸侯 公羊 執未有言釋之者此其言釋之何公與為爾也公與為爾奈何公與議爾也注善僖公能與楚議釋賢者之厄不言公釋之者諸侯亦有力也 穀梁 會者外為主焉爾外釋不志此其志何也以公之與之盟目之也不言楚不與楚專釋也 胡氏 會不書其所為獨會于稷書成宋亂者為受郜鼎立華督也會于澶淵言宋災故者為葬蔡侯不討般也盟不書其所為而盟于薄言釋宋公者宋方主會而蠻夷執而伐之以其俘獲來遺是夷狄反為中國主禽獸將偪人而食之矣此正天下大變春秋之所謹也魯既不能申大義以抑其強暴使宋公見釋出自天王與中國而顧與歃血

要言求楚子以釋之是操縱大權自蠻夷出其事已傎甚矣故書會書盟書釋皆不言楚子為魯諱以深貶之也穀梁謂不與楚專釋是已或以為嘉我公之救患誤矣張氏春秋不書會楚子而曰會諸侯聖人務全中國之體也

案此會與僖二十七年公會諸侯盟于宋同皆書諸侯者避會楚之嫌也不然只如鄬子會盟于邾可矣何必又書諸侯乎故張氏說得之

二十有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句公作朐左氏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實司大皡與有濟之祀以服事諸夏邾人滅須句須句子來奔因成風也成風為之言於公曰崇明祀保小寡周禮也蠻夷猾夏周禍也若封須句是崇皡濟而脩祀紓禍也春伐邾取須句反其君焉禮也汪須句

雖別國而削弱不能自通為魯私屬故滅奔及反其君皆略不備書

胡氏

案左氏則固得崇明祀保小寡之禮何以書取乎不請於王命而專為毋家報怨謀動干戈於邦內擅取人國而反其君是以亂易亂非所以為禮也與收奪者無以異矣

陳氏

春秋嚴義利之辨苟以為利一以取書之是故雖邾人滅須須句須句于來奔伐邾取須句反其君焉書取須句雖莒著丘公立而不撫鄫鄫叛而來書取鄫

案經書取須句二蓋此年雖取之而升陘之敗復喪于邾至文公七年間晉以伐邾乃取之而寘文公子馬於是魯有須句矣○又案取須句之事若以昭十九年宋公伐邾之例觀之則胡氏之說殊相反春秋不應罪魯如此左氏事不經見恐諸家信之大過須句子既來奔魯史何得不書滅邾若如杜氏說則鄫亦魯私屬何為復書滅邪故劉氏權衡以為無此年滅須句及

來奔事亦無反其君事直是須句久為邾滅其國為邑魯人往伐取無他也

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左氏鄭伯如楚夏宋公伐鄭子魚曰所謂禍在此矣張氏宋公嘗困於楚矣疢疾雖甚而德慧術知未有以增益其所不能此穀梁所謂過而不改而又甚之者也

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升陘魯地左氏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臧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君其無謂邾小蠭蠆有毒况國乎弗聽八月丁未公及邾師戰于升陘我師敗績邾人獲公冑縣諸魚門穀梁內諱敗舉其可道者也不言其人以吾敗也不言及之者為內諱也胡氏記稱邾婁復之以矢蓋自戰於升陘始也魯既敗績邾亦幾亡輕用師徒

害及兩國亦異於誅暴禁亂之兵矣故諱不言公而書及內以諱為恥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泓水名

左氏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將戰大司馬固諫曰天之棄商久矣君將興之弗可赦也已弗聽冬及楚人戰于泓楚人未既濟司馬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為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子魚曰君未知戰勍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明恥教戰求殺敵也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三軍以利用也金鼓以聲氣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志鼓儳可也鄭文夫人芈氏姜氏勞楚子於柯澤楚子入享于鄭取鄭二姬以歸叔詹曰

楚王其不沒乎為禮卒於無別諸侯是以知其不遂霸也

公羊

偏戰者日爾此其言朔何春秋辭繁而不殺者正也何正爾宋公與楚人期戰于泓之陽楚人濟泓而來有司曰請迨其未畢濟而擊之公不可既濟未畢陳有司復請公不可已陳然後襄公鼓之宋師大敗故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臨大事而不忘大禮有君而無臣以為雖文王之戰亦不過此也

穀梁

日事遇朔曰朔春秋三十四戰未有以尊敗乎卑以師敗乎人者也以尊敗乎卑以師敗乎人則驕其敵襄公以師敗乎人而不驕其敵何也責之也泓之戰以為復雩之恥也雩之恥宋襄公有以自取之伐齊之喪執滕子圍曹為雩之會不顧其力之不足而致楚成王成王怒而執之故曰禮人而不荅則反其敬愛人而不親則反其仁治人而不治則反其知過而不改又之是謂之過襄公之謂也古者被甲嬰冑非以興國也則以征無道也豈曰以報其恥

哉宋公與楚人戰于泓水之上司馬子反曰楚衆我少鼓險而擊之勝無幸焉襄公曰君子不推人危不攻人厄須其出既出旌亂於上陳亂於下子反曰楚衆我少擊之勝無幸焉襄公曰不鼓不成列須其成列而後擊之則衆敗而身傷焉七月而死倍則攻敵則戰少則守人之所以為人者言也人而不能言何以為人言之所以為言者信也言而不信何以為言信之所以為信者道也信而不道何以為道道之所貴者時其行勢也注道有時事有勢何貴於道貴合於時何貴於時貴順於勢宋公守匹夫之猶介焉識大通之方至道之術哉子反左傳作子魚

胡氏泓之戰宋襄不阨人於險不鼓不成列先儒以為至仁大義雖文王之戰不能過而春秋不與何哉物有本末事有終始順事恕施者王政之本也襄公伐齊之喪奉少奪長使齊人有殺無虧之惡有敗績之傷此晉獻公之所以亂其國者罪一也桓公存三亡國

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而一會虐二國之君罪二也曹人不服盍姑省德無闕然後動而與師圍之罪三也凡此三者不仁非義襄公敢行而獨愛重傷與二毛則亦盜跖之以分均出後為仁義陳仲子以避兄離母居於陵為廉乎夫計末遺本飾小名妨大德者春秋之所惡也故詞繁不殺而宋公書及以深貶之也

張氏楚之救鄭而不言救又貶稱人惡相爭也

案春秋中國與楚交戰者泓城濮邲鄢陵雖勝負不同然皆以中國及之趙子曰內中國而外四夷也此說亦是但以處己息爭之道言之則戰皆非春秋所與宋晉之汲汲與楚戰不及齊桓晉悼遠矣故胡氏得之公羊之說胡氏辨之已詳穀梁說亦好

附録左氏初辛有適伊川有被髪祭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秋秦晉遷

陸渾之戎

于伊川

二十有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緡楚邑穀作閔　左氏討其不與盟于齊也

公羊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疾重故也注襄公守正履信屬為楚所敗諸夏之君宜雜然助之反因其困而伐之痛與重故創無異故言圍以惡其不仁也　穀梁伐國不言圍邑此其言圍何不正其以惡報惡也　胡氏齊伯國之餘業也宋襄既敗於泓荆楚之勢張矣齊侯既無尊中國攘夷狄恤災患畏簡書之意又乘其約而伐之此尤義之所不得為者也故書伐國而言圍邑以著其罪然則桓公伐鄭圍新城何以不為貶乎鄭與楚合憑陵中國桓公伐之攘夷狄也宋與楚戰兵敗身傷齊侯伐之殘中夏也其事異矣

美惡不嫌同詞

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左氏傷於泓故也　穀梁茲父之不葬失民也

時僖公已有志於附楚故不會宋襄之葬

案宋襄之立在僖九年十八年宋始稱伯迄二十三年凡六年李氏曰謂春秋不與宋襄之伯則曹南之文與北杏城濮主諸侯之詞無異謂春秋為與宋襄之伯則茲父之卒略不書葬與秦楚之君無別蓋春秋忠厚之法致意乎始而不足乎終也何以致意乎始宋以先代文獻之後爵居庶邦侯伯之長齊晉猶可伯豈宋不可伯乎既伯矣何以不足乎終伐喪以立威仁悖之甚致夷以謀夏義黷之大襄公非特無功而又階亂伯將何賴焉

秋楚人伐陳左氏楚成得臣帥師伐陳討其貳於宋也遂取焦夷城頓而還子文以為之功

使為令尹叔伯曰子若國何對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注得臣即子玉

案陳頓之爭始此二十五年楚圍陳以納頓襄四年陳人圍頓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左氏杞成公卒書曰子杞夷也注杞入春秋稱侯莊二十七年絀稱伯至此用夷禮貶稱子傳注又曰成公始行夷禮終其身故於卒貶之杞實稱伯仲尼以文貶稱子以明之

胡氏案左氏杞成公卒書曰子杞夷也杜預以謂杞實稱伯而書曰子者成公始行夷禮終其身故仲尼於其卒以文貶之此說是也或曰信斯言是春秋黜陟諸侯爵次以見褒貶不亂名實乎曰春秋固天子之事也而尤謹於華夷之辨中國之所以為中國者以禮義也禮義一失放僻邪侈無所不至人類滅矣魯桓篡立滕首朝之貶而稱子治其黨也夷不亂華成公變之貶而稱子存諸夏也

案杞貶爵三傳說不同備見莊二十七年

附錄左氏卒名例　左氏凡諸侯同盟死則赴以名禮也赴以名則亦書之不然則否辟不敏也

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夏狄伐鄭秋七月冬天王出居于鄭左氏鄭之入滑也滑人聽命師還又即衞鄭伐滑王使游孫伯服如鄭請滑鄭伯怨惠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也又怨襄王之與衞滑也故不聽王命而執二子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不可臣聞大上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管蔡郕霍魯衞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邘晉應韓武之穆也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召穆公思周德

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曰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如是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今天子不忍小忿以棄鄭親其若之何庸勲親親暱近尊賢德之大者也即聾從昧與頑用嚚姦之大者也棄德崇姦禍之大者也鄭有平惠之勲又有厲宣之親棄嬖寵而用三良於諸姬為近四德具矣耳不聽五聲之和為聾目不別五色之章為昧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嚚狄皆則之四姦具矣民未忘禍王又興之其若文武何王弗聽使頹叔桃子出狄師伐鄭取櫟王德狄人以其女為后初甘昭公有寵於惠后后將立之未及而卒昭公奔齊王復之又通於隗氏王替隗氏頹叔桃子曰我實使狄狄其怨我遂奉大叔以狄師攻王大敗周師獲周公忌父原伯毛伯富辰王出適鄭處于汜大叔以隗氏居温冬王使來告難曰不穀不德得罪于母弟之寵子帶鄙在鄭地汜敢告叔

父臧文仲對曰天子蒙塵于外敢不奔問官守王使簡師父告于晉使左鄢父告于秦天子無出書曰出居于鄭辟母弟之難也公羊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不能乎母也穀梁天子無出出失天下也居者居其所也雖失天下莫敢有也胡氏出自周無出特書天子無出出失天下也居者居其所也雖失天下莫敢有也胡氏出自周無出特書注甘昭公王子帶也

出者言其自取之也夫鄭伯不王固有罪矣襄王不知自反念其制命之未順也忍小忿暱懿親以扞外侮而棄德崇姦遂出狄師是用夷制夏如木之植拔其本也不亦傎乎王者以天下為家京師為室而四方歸往猶天之無不覆也東周降于列國既不能家天下矣又毀其室而不保則是寄生之君耳貶而書出以為後戒出而曰居者若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撥亂反正存天理之意也

案春秋書王居三鄭也狄泉也皇也書公居五昭公居鄆也

晉侯夷吾卒左氏二十三年九月晉惠公卒懷公立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奔狄從者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狄人伐廧咎如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公子取季隗以叔隗妻趙衰處狄十二年而行過衛衛文公不禮焉乞食於五鹿野人與之塊子犯曰天賜也及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公子安之從者以為不可姜氏曰懷與安實敗名與子犯謀醉而遣之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僖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必得志於諸侯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蚤自貳焉乃饋盤飧寘璧公子受飧反璧及宋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及鄭鄭文公亦不禮焉叔詹諫曰臣聞天之所啓人弗及也晉公子有三焉天其或者將建諸晉鄭同儕其過子弟固將禮焉況天之所啓乎弗聽及楚楚子饗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君

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君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屬櫜鞬以與君周旋子玉請殺之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乎天將興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乃送諸秦秦伯納女五人他日公享之公子賦河水公賦六月趙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二十四年春秦伯納之濟河圍令狐入桑泉取臼衰二月甲午晉師軍于廬柳秦伯使公子縶如晉師師退軍于郇辛丑狐偃及秦晉之大夫盟于郇丙午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宮戊申使殺懷公于高梁不書亦不告也注晉文定位而後告惠公之喪故書於今年

附録左氏宋事

左氏宋及楚平宋成公如楚還入鄭鄭伯將享之問禮於皇武子對曰宋

先代之後也於周為客天子有事膰焉有喪拜焉豐厚可也鄭伯從之享宋公有加禮也

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

左氏 衛人將伐邢禮至曰不得其守國不可得也我請昆弟仕焉乃往得仕衛人代邢二禮從國子巡城掖以赴外殺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同姓也故名禮至為銘曰余掖殺國子莫余敢止

穀梁 不正其代本而滅同姓也

公羊同

胡氏 諸侯不生名滅同姓則名者謂其絕先祖之裔蔑骨肉之恩故生而書名示王法不容誅也然則晉滅虞楚滅夔亦同姓曷為不名曰諸侯滅同姓則名者其常也或名或不名例之變也邢雖與狄伐衛而經無譏文者為能救齊也衛人冐不反思而遷怒於邢又遣禮至昆弟仕焉誘其守而殺之于外與虞公貪壁馬以易隣國及其身者其情異矣春秋原情定罪而衛燬獨名蓋輕重之權衡也若

荊楚則僭號稱王聖人比諸夷狄於滅蔑乎何誅

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宋蕩伯姬來逆婦左氏注伯姬魯女為宋大夫蕩氏妻也自為其子來逆稱婦姑存之詞婦人越竟迎婦非禮故書 胡氏伯姬公女也而配蕩氏其往嫁不見於經者國君不與大夫敵也今來逆婦而史策書之見公失禮下主大夫之昏是慢宗廟卑朝廷也姑自逆婦其失明矣

宋殺其大夫

案此條左氏無事迹公羊以為宋三世内娶大夫之女故公族以弱威權下流絕去大夫名正其義也三世謂茲父王臣杵臼也穀梁謂以其在祖之位尊之也注以為孔子之祖孔父累於

宋殤而死今骨肉在其位而見殺故尊之而不忍稱名氏皆無據之言不可從

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左氏秦晉伐鄀楚鬬克以申息之師戍商密秦人圍商密密降秦師囚楚子玉追秦師弗及遂圍陳納頓子于頓公羊何以不言遂兩之也注别之者惡國家不重民命一出兵為兩事也穀梁納者内弗受也圍一事也納一事也而遂言之蓋納頓子者陳也注圍陳使胡氏圍陳納頓子也納云者不與納也納頓子也胡氏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何以不與乎夫陳先代之後不能以禮安靖隣國保恤寡小中國諸侯又不能修方伯連帥之職而使楚人納之是夷狄仗義正諸夏也故書曰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其責中國深矣此亦正本自治之意也張氏頓子迫于陳而不能有其國故楚圍陳然後能納之聖人書此見中國諸侯不能恤小反使夷狄行其義

閔中國之無伯也

參陳頓之爭又見於襄之四年

葬衛文公○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

衛成公立 左氏 修衛文公之好且及莒平也注莒以元年鄭之役怨魯衛文公將平之未及而卒成公追成父志降名以行事故曰修文公之好 穀梁 莒無大夫其曰莒慶何也以公之會目之也

附錄 晉文納王事 左氏 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狐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而信宣於諸侯今為可矣卜之遇黃帝戰於阪泉之兆晉侯辭秦師而下三月甲辰次于陽樊右師圍溫左師逆王四月丁巳王入于王城取大叔于溫殺之于隰城晉侯

朝王王享醴命之宥請隧弗許曰王章也與之陽樊温原攢茅之田晉於是始啟南陽陽樊不服乃出其民冬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諜出曰原將降矣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得原失信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趙衰為原大夫狐溱為温大夫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

左氏公會莒兹丕公甯莊子盟于向尋洮之盟也

穀梁公不會大夫其曰甯速何也以其隨莒子可以言會也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巂弗及巂公穀作嶲濟北穀城縣西有地名

左氏齊師侵我西鄙討是二盟也疏時晉文初起下諸侯無伯齊侯是桓公之子欲以盟主自居

公羊其言至巂弗及何侈也注侈猶大也大公能却強齊之兵弗者不之深者也言師者侈大公所追也

穀梁人微者也侵淺事也公之追之非正也至巂急辭也弗及者可以及而不敢及也其侵也曰人其追也曰師以公之弗及大之也弗及內辭也

胡氏書人書侵書師罪齊也書追書至巂弗及罪魯也潛師入境曰侵少則稱人衆則稱師前書齊人是見其弱以誘魯也後書齊師是伏其衆以邀魯也其為護明矣凡書追者在境內則譏其不須追戎于齊西是也在境外則譏其深入追齊師至巂是也巂者齊地至者言遠也弗者還詞也有畏而弗敢及之也齊魯皆私憤之兵而非正也故交譏之

案齊侵我三始於此

夏齊人伐我北鄙衛人伐齊公子遂如楚乞師左氏齊孝

公伐我北鄙衛人伐齊洮之盟故也公使展喜犒師使受命于展禽齊侯未入竟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於敝邑使下臣犒執事齊侯曰魯人恐乎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縣罄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大師職之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即位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曰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齊侯乃還東門襄仲臧文仲如楚乞師臧孫見子玉而道之伐齊宋以其不臣也注乞不保得

公羊乞者何卑辭也曷為以外内同若辭重師之詞也曷為重師師出不正反戰不正勝也注不正自謂出當復反戰當必勝

穀梁乞重詞也何重焉重人之死也非所乞也師出不必反戰不必

勝故重之也

胡氏衛人報德以怨伐齊之喪助少陵長又遷怒於邢而滅其國不義甚矣公既與其君盟于洮又與其臣盟于向是黨衛也故齊人既侵其西又伐其北齊師固亦非義矣而僖公不能省德自反深思遠慮計安社稷乃乞楚師與齊為敵是以蠻夷殘中國也於義可乎書公子遂如楚乞師而惡自見矣

案乞師例五始於此成十三年郤錡十六年欒黶十七年晉荀罃十八年士魴皆晉伯也魯之乞師於楚屈於夷狄甚矣況以蠻夷殘中國乎若晉之乞師謂之伯主不能令諸侯亦可謙以求諸侯亦可○又案是年展喜犒師正受命於柳下惠而公子遂如楚則臧文仲為之介孔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夫為人臣謀國有賢人而不用乃遠乞師

於強楚以逞憤於齊是猶揖盜賊以困姻隣也觀展禽一語已足以卻齊則所以折衝必有道矣春秋特書如楚乞師而與外之乞師同文蓋深臯為國之無謀而至此極也竊位之嘆其因此而發歟

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夔公羊作隗 左氏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楚人讓之對曰我先王熊摯有疾鬼神弗赦而自竄于夔吾是以失楚又何祀焉秋楚成得臣鬭宜申帥師滅夔以夔子歸注夔楚同姓夔有不祀之罪故不譏楚滅同姓疏案鄭語孔鼂注云熊繹玄孫曰熊摯有疾楚人廢之立其弟熊延熊摯自棄於夔子孫有功王命為夔子亦不知何所據也 胡氏春秋滅國而以其君歸無有不名者而夔何以獨不名諸侯之祀無過其祖者而夔祖熊摯是不得祀祝融與鬻熊也而楚反

以是滅之非其罪矣故特存其爵而不名也然則楚滅同姓何以不名人而不名春秋待夷狄之體

秋楚人伐宋圍緡左氏宋以其善於晉侯也叛楚即晉冬楚令尹子玉司馬子西帥師伐宋圍緡公羊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刺道用師也注時楚以師與魯未至而中道用之以伐宋惡其視百姓若草木不仁之甚也穀梁同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公至自伐齊左氏凡師能左右之曰以寘桓公子雍於穀易牙奉之以為魯援楚申公叔侯戍之桓公之子七人為七大夫於楚公羊此已取穀矣何以致伐未得乎取穀也曷為未得乎取穀曰患之起必自此始也穀梁以者不以者也民者君之本也使民以其死非其正也惡事不致此其致之何也危之也胡氏楚強魯弱而能用其師進退在

已故特書曰以以者不以者也夫背華即夷取人之邑為己有失正甚矣患之起必自此始其致危之也

桑齊魯之爭自盟柯以來未之有也於是再見者中國無伯也推其事迹乾時長勺之兵由於納糾而西鄙北鄙之怨始於救齊本非有深憾者但桓公孝公欲得魯以集事耳然桓公卒能屈己於柯盟而孝公不知自反構怨連兵遂使楚人得乘間而肆毒矣然則魯助無虧者也孝公怨之尚宜宋衛納孝公者也亦不能固其交孝公之墜先業宜哉

春秋會通卷十

春秋會通卷十一

元 李廉 撰

僖公

二十有七年春杞子來朝左氏杞桓公來朝用夷禮故曰子公卑杞杞不共也

注杞先代之後而迫於東夷風俗雜壞言語衣服有時而夷故杞子卒傳言其夷也今稱朝者始於朝禮終而不全異於介葛盧唯貶其爵

公羊疏杞本公爵但春秋欲新周故宋而黜之稱伯莊二十七年杞伯來朝是也二十三年杞子卒者以微弱為徐莒所脅不能死位故以其一等貶之見聖人子孫有誅無絕而已至此復稱子者起其無禮不備故魯入之也

案杞子說具見前

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左氏有齊怨不廢喪紀禮也

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乙巳九月六日左氏責無禮也公羊注杞屬脩禮朝魯雖無禮君子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不當入之故書曰責之張氏人方來朝而帥師入之以怨報德此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辭者也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左氏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睽子玉治兵於蔿蔿賈曰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冬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

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入務利民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戍釋宋圍一戰而霸文之教也注楚序諸侯之上主兵故稱人恥不得志以微者告

公羊 此楚子也其稱人何貶曷為貶為執宋公貶故終僖之篇貶也

穀梁 楚人者楚子也其曰人何也人楚子所以人諸侯也其人諸侯何也不正其信夷狄而伐中國也

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 **左氏** 注諸侯伐宋公與楚有好而往

會之非後期宋方見圍無嫌於與盟故直以宋地

胡氏楚稱人貶也宋公先代之後作賓王家非有篡弒之惡楚人無故摟諸侯以圍之何名也故黜而稱人以著其罪諸侯信夷狄伐中國獨無貶乎人楚子所以人諸侯也公與楚結好故往會盟其地以宋者宋方見圍無嫌於與盟而公之罪亦著矣

陳氏楚嘗有君矣此楚子也則其稱人何嫌予楚以伯也盟于齊楚猶序陳蔡之下于鹿上猶不先齊宋也盂之會宋楚始並為諸侯長矣楚之稱子而長於諸侯宋襄公為之也魯僖衛文夫子之刪詩有取焉桓公卒而衛從楚魯又從楚楚敗宋于泓納頓子滅夔取齊之穀且合四國之君以圍宋春秋以是為夷狄之強而已矣雖序於諸侯之上而特人之不稱人則疑於莊王

案圍宋之楚人正義曰傳云楚子及諸侯圍宋則是楚子親自來也十二月公會諸侯盟于宋

公為楚子在宋而往會之明楚子與盟也明年楚子入居于申使子玉去宋由此而言楚子初來圍宋必親至宋國使子玉主兵明年見晉之盛身始去之獨留子玉於宋耳此說據經為合但不敢言杜氏之非不以稱人為貶而還就於告詞之說為謬耳公穀注又以地宋謂公已為和鮮故宋亦與盟此亦不察乎事實也○又案晉文晉悼之興皆以救宋却楚成功晉人有言曰成伯安彊自宋始矣大抵宋亦中國之樞紐也故始焉楚成爭伯而有宋之圍繼焉楚莊偏伯而又有宋之圍始焉楚爭伯而有宋之盟終焉楚分伯而亦有宋之盟

附錄左氏 是年晉蒐于被廬作三軍謀元帥以郤縠將中軍縠卒原軫將中軍

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左氏 晉侯將伐曹假道于衛衛

人弗許還自南河濟侵曹伐衛正月戊申取五鹿注再舉晉侯者兩來告　公羊曷為再言晉侯非兩之也然則何以不言遂未侵曹也未侵曹則其言侵曹何致其意也其意侵曹則曷為伐衛晉侯將侵曹假途于衛衛曰不可得則固將伐之也注曹有罪晉文行霸征之衛壅遏不得使義兵以時進故著言侵曹以致其意所以通賢者之心不使壅塞也　穀梁再稱晉侯忌也注曹衛並有宿怨于晉君子不念舊惡故再稱　胡氏再稱晉侯譏復怨也春秋之時用兵者非懷私復怨則利人土地爾詩云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不忮則能懲忿不求則能窒欲然後貪憤之兵亡矣晉侯以剌之

或曰曹衛背華即夷於是乎致武奚為不可曰楚人摟諸侯以圍宋陳蔡鄭許舉兵而同會魯公與會而同盟楚雖得曹新昏於衛然其君不在會其師不與圍以方諸國不猶愈乎又況衛已請盟而晉人弗之

許也書曰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文公能忍於奄豎里鳧須矣何獨不能忍於曹衛乎再稱晉侯甚之也下書楚人救衛則譏晉深矣春秋責備賢者而樂與人改過責備賢者故再稱晉侯樂與人改過故衛已請盟不當拒而絕之也

附錄左氏晉侯事

左氏寺人披請見晉侯辭焉曰夫祛猶在女其行乎對曰臣謂君之入也其知之矣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唯力是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君若易之何辱命焉公見之晉侯之豎頭須守藏者也其出也竊藏以逃盡用以求納之及入求見公辭焉以沐謂僕人曰沐則心覆心覆則圖反宜吾不得見也國君而讎匹夫懼者甚衆矣公遽見之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天實置之而二

三子以為己力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况貪天之功以為己力乎遂隱而死晉侯以緜上為之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楚人救衛左氏晉侯齊侯盟于歛盂衛侯請盟晉人弗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于晉衛侯出居于襄牛公子買戍衛楚人救衛不克公懼於晉殺子叢以說焉謂楚人曰不卒戍也注子叢即買也公羊內諱殺大夫謂之刺之也胡氏內殺大夫稱刺者若曰刺審其情與衆棄之而專殺之則一月周官有三刺一刺曰訊羣臣再刺曰訊羣吏三刺曰訊萬民刺未有書其故者而以不卒戍刺之則知買為無罪矣夫殺無罪之士將以苟說於強國於是乎不君矣故特書其故以貶之也張氏春秋予楚以恤患之名皐晉文之忌克也

案刺公子買之事左氏得之公穀不知事實皆以為殺有罪之詞非也○又案魯刺大夫二買及公子偃○又案春秋予楚以救正猶書宋人伐陳衛人救陳書戌鄭虎牢楚公子貞救鄭相似蓋彼本無能救之善但春秋借以深著伐者之罪耳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左氏晉侯圍曹門焉多死曹人尸諸城上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謀曰稱舍於墓師遷焉曹人兇懼為其所得者棺而出之因其兇而攻之入曹數之以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令無入僖負羈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魏犨顛頡爇僖負羈氏殺顛頡狗于師宋人如晉告急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藉之告楚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喜賂怒頑能無戰乎公說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注所謂譎而不正

穀梁入者内弗受也日入惡入者也以晉侯而斥執曹伯惡晉侯也畀與也其曰人何也不以晉侯畀宋公也注畀上與下之辭故不以侯畀公

胡氏古者覲文匿武修其訓典序成而不至於是乎有攻伐之兵故孟子謂萬章曰子以為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曹伯羸者未狎晉政莫知所承晉文不修辭令遽入其國既執其君又分其田暴矣欲致楚師與之戰而以曹伯畀宋人譎矣雖一戰勝楚遂王夏盟舉動不中於禮亦多矣徒亂人上下之分無君臣之禮其功雖多道不足尚也

張氏自晉侯侵曹至此皆春秋者文公致楚與戰之由也

案執曹伯書晉侯穀梁正例以稱侯以執者執無罪也於此條雖合而於屬公執負芻之例不通矣胡氏正例以稱侯以執伯討也於執負芻雖合而於此條又不通矣公羊拘於稱侯為伯

討之例故以此為義兵其說曰畀者何與也其言畀者何與使聽之也曹伯之罪何甚惡也其惡奈何不可以一罪言也汪者曰畀宋者時天王居鄭晉文以宋王者之後法度所存假使治其獄其繆如此此不知事實之失也然則云何陸氏曰不稱晉人執者承上晉侯入曹故不重言晉人也此與楚子代吳執齊慶封同例耳胡氏無傳想同此說○又案晉執曹伯畀宋與執戎蠻子歸楚同此書畀而彼書歸蓋畀者猶此與彼之辭歸者以京師之禮待楚矣○又案書法獻者下奉上也錫者上賜下也畀者非上非下者也三者據尊卑言之趙子說是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左氏楚子入居于申使申叔去穀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

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偽盡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天之所置其可廢乎軍志曰允當則歸又曰知難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敵此三志者晉之謂矣子玉使伯棼請戰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間執讒慝之口王怒少與之師唯西廣東宮與若敖之六卒實從之子玉使宛春告于晉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不可失矣先軫曰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棄宋也救而棄之謂諸侯何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公說乃拘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於楚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退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子犯曰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辟之所以報也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楚眾欲止子玉不可夏四月戊辰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夭秦小子憖次

于城濮聽輿人之誦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公疑焉子犯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公曰若楚惠何欒貞子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思小惠而忘大恥不如戰也子玉使鬬勃請戰曰請與君之士戲得臣與寓目焉晉侯使欒枝對曰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既不獲命矣敢煩大夫謂二三子戒爾車乘敬爾君事詰朝將見晉車七百乘韅靷鞅靽晉侯登有莘之虚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遂伐其木以益其兵己巳晉師陳于莘北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子西將左子上將右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晉師三日館穀及癸酉而還汪宋公齊國歸父秦小子憖既次城濮以師屬晉不與戰此大也子玉及陳蔡之師不書恥敗告文略也　公羊戰也

曷為使微者子玉得臣也其稱人何貶曷為貶大夫不敵君也注臣無敵君戰之義故絶之也秦稱師者助伯者征伐有功故襃進之齊桓先朝天子晉文先討夷狄者晉文之時楚與爭強所遭遇異　胡氏楚稱人貶也戰而言及主乎是戰者也當是時晉師避楚三舍請戰者得臣也而經之書又何以在晉得臣雖從晉師然初告於晉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是未有必戰之意也及先軫獻謀許曹衛以攜其黨拘宛春以激其怒而後得臣之意決矣故楚雖請戰而及在晉侯誅其意也荆楚恃強憑陵諸夏滅黄而霸主不能恤敗徐于婁林而諸大夫不能救執中國盟主而在會者不敢與之爭今又戍穀逼齊合兵圍宋戰勝中國威動天下非有城濮之敗則民其被髮左衽矣宜有美詞稱揚其績而春秋所書如此其略何也仁人明其道不計其功正其義不謀其利文公一戰勝楚遂主夏盟以功利言則高矣語

道義則三王之罪人也知此說則曾西不為管仲而仲尼孟子雖老于行而不悔其有以夫

陳氏

此宋公也何以但稱師尊晉侯也尊晉者予晉以伯也

張氏

齊桓代楚雖能致屈完然楚未大創也故次年即滅弦救鄭終桓公之世楚為患而不能制文公欲伯天下以為楚不大創則不足以定伯故決於一戰以為取威定霸之基但其救患之心止在於報施而討皐之念只行於復怨故以晉侯主之誅文公之心也

案城濮之戰左氏已詳但注者於師稱人之說失之胡氏知書及之為罪晉而不知書侯之為尊晉故必合胡陳二家然後文意方備張氏發明齊桓晉文之事亦得之若何休直褒晉文則又過矣大抵召陵雖以來盟于齊而亦有逐代之專城濮雖以書侯予晉而先盟及戰之譎此

皆功罪不相掩之法也餘見泓戰下

楚殺其大夫得臣左氏子玉既敗王使謂之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子西孫伯曰得臣將死二臣止之曰君其將以為戮及連穀而死晉侯聞之而後喜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蒍呂臣實為令尹奉己而已不在民矣胡氏得臣信有罪矣而楚子知其不可敵不能使之勿敵而少與之師又以一敗殺之是以師為重而棄其將以與之也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以仲尼書鄭棄其師與楚殺得臣之事觀之可為來世之永鑑矣

衛侯出奔楚左氏衛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遂適陳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胡氏諸侯失國出奔未有不名者衛侯何以不名著文公之罪也衛侯失守社稷背華即夷於文公何罪乎衛之禍

文公為之也初齊晉盟于斂盂衞侯請盟晉人弗許是塞其向善之心雖欲自新改轍而其道無由也高帝一封雍齒而功臣不競世祖燒棄文書而反側悉安使文公釋怨許衞結盟南向諸侯棄楚而歸晉矣忿不思難惟怨是圖必使衞侯竄身無所奔于荊蠻歸于京師兄弟相殘君臣交訟誰之咎也夫心不外者乃能統大衆智不鑿者乃能處大事文公欲主夏盟取威定霸而舉動煩擾若不勝任者惟鑿知自私而心不廣也春秋於衞侯失國出奔不以其罪名之而重文公之咎蓋端本議刑責備賢者之意

案衞侯出奔不名之說胡氏得之何氏以為晉文以王事逐之擇立其次無絶衞之心者非也陸氏以為令叔武攝位而去故不名亦未必然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衞子莒子盟

于踐土踐土鄭地癸丑月十八日癸亥二十八日必有誤

左氏晉師至于衡雍作王宫于踐土鄭伯使子人九行成于晉晉欒枝入盟鄭伯五月丙午晉侯及鄭伯盟于衡雍丁未獻楚俘于王駟介百乘徒兵千鄭伯傅王用平禮也王享醴命晉侯宥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内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為侯伯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秬鬯一卣虎賁三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受策以出出入三覲癸亥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要言曰皆獎王室無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祚國及其玄孫無有老幼君子謂是盟也信謂晉於是役也能以徳攻注襄王聞晉戰勝自往勞之王子虎臨盟不同歃

穀梁諱會天王也注實會天王而文不言天王若諸侯自共盟然是諱之也所謂譎而不正

胡氏

踐土之會天王下勞削而不書何也周室東遷所存者號與祭耳其實不及一小國之諸侯晉文之爵雖曰侯伯而號令天下幾於改物實行天子之事此春秋之名實也與其名存實亡猶愈於名實俱亡是故天王下勞晉侯于踐土則削而不書去其實以全名所謂君道也父道也晉侯以臣召君則書天王狩于河陽正其名以統實所謂臣道也子道也而天下之大倫尚存而不滅矣衛侯奔楚不書名者未絕其位也叔武受盟而稱衛子者立以為君也此見聖人深罪晉文報怨行私專權自恣廢置諸侯之意

陳氏序晉侯於齊侯宋公之上予晉以伯也

張氏文公於勝楚之後帥諸侯朝天子然後受侯伯錫命之策合於易之在師中吉而當三錫之命以懷服萬邦者然負扆王之威致天王之屈尊失正位居體之道故即其可書者記之而天王下勞沒而不書以示天下之大訓也

案踐土于溫之書法胡氏論之詳矣外以諱為善則諱晉者非貶也朱子亦曰如葵丘之會召陵之師踐土之盟自是好本末自别

陳侯如會左氏注陳本與楚楚敗懼而屬晉來不及盟故曰如會　公羊其言如會何後會也　穀梁如會外乎會也於會受命也注外乎會不及序也受命於會故書如會

案經書如會三鷄澤袁僑于鄬鄭伯

公朝于王所左氏注王在踐土非京師故曰王所　公羊曷為不言公如京師天子在是也天子在是則曷為不言天子在是不與致天子也注時晉文公年老恐霸功不成故上白天子曰諸侯不可卒致願王居踐土下謂諸侯曰天子在是不可不朝迫使正君臣明王法雖非正起時可與故書朝

因正其義穀梁朝不言所言所者非其所也胡氏朝不言所言所非其所也朝于廟禮也于外非禮也有虞氏五載一巡狩羣后四朝周制十有二年王乃時巡諸侯各朝于方岳亦何必於京師于廟然後為禮乎古者天子巡狩于四方有常時諸侯朝于方岳有常所今天王下勞晉侯公朝于王所則非其時與地矣然則天子在是其可以不朝乎天子在是而諸侯就朝禮之變也春秋不以諸侯就朝為非而以王所非其所為貶正其本之意也陳氏外朝王不書書魯以見其餘也於是晉侯將盟于踐土而王即命為方伯諸侯朝焉則先朝而後盟曷為先書盟後書朝書朝而後盟是以天子與斯盟也書盟而後朝春秋不以天子與斯盟之詞也

案春秋書魯之朝王者三此年二成十三年如京師是也皆因伯事以行禮然此雖在外而得

書朝彼雖至京師而反書如者蓋此若書如則無以見天王就朝之實彼若書朝則無以見諸侯之不成乎禮義各有在也彼書朝於代秦之先此書朝于盟踐土之後者蓋彼不先書朝無以見朝王之為重此不後書朝無以見諱王之實義亦各有在也然此書朝猶為下事上之詞彼書如則不過彼適此之例矣亦微有分別○又案天王自至之說左氏是公羊不與致王之說亦好但其注下之言非事實○又案諸侯皆朝舉魯以見其餘之說陳氏是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衛元咺出奔晉左氏或許元咺於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公使殺之咺不廢命奉夷叔以入守六月晉人復衛侯甯武子與衛人盟于宛濮衛侯先期入叔武將沐聞公至喜捉髮走出公子歂犬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之股

而哭之殺歟犬元咺出奔晉

穀梁 自楚楚有奉焉爾復者復中國也歸者歸其所也鄭之名失國也疏以鄭非大罪故出奔不名惡其藉楚之力故入名以表失國

胡氏 衛侯失國出奔則不名復歸得國何以名殺叔武也叔武者衛侯之弟也晉文公有憾於衛侯而不釋怨於是逐衛侯立叔武叔武辭立而他人立則恐衛侯之不得反也於是已立乎其位治反衛侯衛侯得反而疑其弟則曰叔武篡我元咺爭之曰叔武無罪衛侯不信其言終殺叔武是不念鞠子哀而以爭國為心亂民彝滅天理其為罪大矣此其所以名也元咺由是走之晉而訟其君然衛侯初歸則稱復再歸何以不稱復乎春秋立法甚嚴而待人以恕鄭之初歸雖殺叔武既名之矣猶意其或出於誤而能革也是以稱復及其再歸又殺元咺及公子瑕則是終以爭國為心長惡不悛無自艾之意矣是以不稱復其曰歸于衛者易詞也諸侯嗣

故稱復者繼之也不稱復者絕之也而國非其國矣張氏易曰自下訟上患至掇也成公殺叔武雖可謂大弗友元咺以臣訟君可乎然亦晉侯惡衛之心有以召之也

案胡氏所引叔武之事本公羊與左氏所載小異由左氏言之則衛侯為誤殺由公羊言之則衛侯為忌殺然衛侯之內忌信讒始於殺角之時今之殺叔武乃其本心但誣罪於前驅以告諸侯耳此公羊所以為實錄也○又案大夫出奔而歸多言所自葢因其力也傳例曰有奉焉爾是也諸侯出奔受執而歸入者入皆不言所自獨曹伯書自京師衛侯鄭書自楚穀梁以為有奉夫衛已告絕於楚楚已不得志於中國衛安能藉其力乎何氏以為自楚為天子諱也其説尤乖舛胡氏於自京師得之於此條則略而不解惟陳氏曰君歸不言自言自君而言自者危不

得歸也是故晉文實復衞侯而曰自楚危自楚也晉厲實歸曹伯而曰自京師危自京師也此說亦似未盡大抵書自楚者其亦觀其所主而榮辱成敗見之意也歟

陳侯款卒○秋杞伯姬來公子遂如齊張氏杞伯姬來而入杞之怨釋公子遂如齊而取穀之憾解中國貴於伯權之立如此此可以觀邵子所謂功之首者矣

案公子遂如齊七始此年文二文十七十八宣元二宣八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於溫天王狩於河陽穀梁無齊侯狩作守左氏會于溫討不服也是會也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注晉侯大

合諸侯而欲尊事天子以為名義自嫌強大不敢朝周喻王出狩因得盡羣臣之禮皆譎而不正之事為其辭逆而意順故經以王狩為辭隱其召君之闕欲以明晉之功徳此違凡變例以起大義危疑之理故特稱仲尼以明之不服衛許也

公羊狩不書此何以書不與再致天子也魯子曰温近而踐土遠也

穀梁會于温諱會天王也天王守于河陽全天王之行也為若將守而遇諸侯之朝也為天王諱也

水北為陽山南為陽温河陽也

胡氏天王狩于河陽尊周而全晉也為陽温河陽也啖助謂以常禮言之晉侯召君名義之罪人也其可訓乎若原其自嫌之心嘉其尊王之義則請王之狩忠亦至焉故夫子特書狩于河陽所謂原情為制以誠變禮者也夫踐土之會王實自往非晉罪也故為王諱而足矣温之會晉則有罪而其情順也故既為王諱之又為晉解之於以見春秋忠恕也

陳氏晉侯將會于温召王以諸侯見

則先狩而後會曷為先書會後書狩書狩而後會是以天子與斯會也先書會後書狩春秋不以天子與斯會之詞也

案莊二十二年王巡虢守不書則王狩之非狩審矣非狩而曰狩為尊者諱也春秋書狩四而此非講武之狩蓋假巡狩之禮以為詞也正義曰言天王自來狩獵于河陽之地天子諸侯田獵皆於封内不越國而取諸人河陽實以屬晉非王狩所故言非其地若此則又以狩為田狩之名○又案諸侯在喪稱子葵丘宋襄稱子自在本班此年陳共公稱子降在鄭下召陵陳懐公稱子又在鄭上杜曰傳無義例蓋王會者次之非襃貶也○又案秦與中國會始此

壬申公朝于王所杜氏曰壬申十月十日有日而無月史闕文公羊其日何録乎内

也注危録内再失禮將為有義者所惡不月而日者自是諸侯不繫天子若日不繫月穀梁朝於廟禮也於外非禮也獨公朝與諸侯盡朝也其日以其再致天子故謹而日之主善以内目惡以外言曰公朝逆辭也而尊天子會于温言小諸侯温河北地以河陽言之大天子也日繫於月月繫於時壬申公朝于王所其不月失其所繫也以為晉文公之行事為已傎矣注以臣召君傎倒上下日不繫月猶諸侯不宗天子

陳氏王朝踐土不繫日此繫日何見先狩而後朝也王嘗至踐土而不言狩則王意也可以但言朝至温非王意也不可以但言朝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壬申公朝于王所然則雖諱而諸侯致天子之實見矣齊桓盟王人不盟宰周公殊會世子晉文實致天子而朝之故曰晉文譎而不正

案有日無月杜氏説是公穀鑿本不可取以他傳無解故録之穀梁謹日之説得之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 左氏

衛侯與元咺訟甯武子為輔鍼莊子為坐士榮為大士衛侯不勝殺士榮刖鍼莊子謂甯俞忠而免之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寘諸深室甯子職納槖饘焉元咺歸于衛立公子瑕

公羊

歸之于者罪巳定矣歸于者罪未定也罪未定則何以得為伯討歸之于者執之于天子之側者也罪定不定已可知矣歸于者非執之于天子之側者也罪定不定未可知也衛侯之罪何殺叔武也何以不書為叔武諱也春秋為賢者諱何賢乎叔武讓國也此晉侯也其稱人何貶曷為貶衛之禍文公為之也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使人兄弟相疑放乎殺母弟者文公為之也自者何有力焉者也此執其君其言自何為叔武爭也 餘見前胡氏所引

穀梁

歸之于京師緩詞也斷在京師也自晉晉有奉焉爾注辭間容之故言緩

胡

氏其言歸之于者執不以正之詞也古者君臣無獄諸侯不專殺為臣執君故衛侯不名而元咺稱復大夫不世其稱復絶之也自晉者晉有奉馬歸者易辭以文公為之主故其歸無難而方伯之罪亦明矣

是以執而稱人不得為伯討也

案此歸之于京師與成十五年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書法不同公羊曰歸之于者罪已定矣歸于者罪未定也穀曰歸之于者緩詞也歸于者急詞也胡氏曰歸之于者執不以正之詞也程子曰歸于者順易之詞歸之于者強歸之詞正義曰此無義例史異辭爾趙子曰歸于與歸之于其義一也或傳寫衍縮耳諸說皆異疑趙子及正義頗得之又就上四說論則公穀之言本可通蓋考之傳晉文執衛侯先自定其罪然後歸之京師假王命以治之則所謂罪已定所

謂綫詞皆合晉厲執曹伯不敢自定其罪即歸京師使王治之則所謂罪未定所謂急詞亦合但其下文所解乃反不通若穀梁移成十五年斷在晉侯說於此條下而移此條斷在京師說於成十五年則兩通矣○又案大夫歸入稱復者三元咺宋魚石晉欒盈皆伉辭也皆無歸道也

諸侯遂圍許左傳丁丑十月十五日左氏注會温諸侯也許比再會不至故因會共伐之

穀梁遂繼事也胡氏諸侯比再會天子再至皆朝于王所而許獨不會以其不臣也故諸侯圍許案古者巡狩諸侯各朝于方岳今法天子行幸三百里内亦皆問起居許距河陽踐土近矣而可以不會乎其稱遂繼事之辭也

案許自盟幽後又十四年而鄭人侵許於是許常從中國桓公没諸侯從楚不獨許自子人九

行成而鄭從晉叔武受盟而衛從晉陳侯如會而陳亦從晉前日從楚以執宋圍宋者皆改乘轅而北向獨許負固不至蓋許在鄭南密邇於楚服楚之威令久矣是以久圍而不變也以蕞爾之許合十一國之衆逾時越歲而不能成功雖曰義舉亦以見威力之及人淺矣許之甘心從夷其亦有懲於江黄也歟○又案桓公之編書諸侯遂救許文公之編書諸侯遂圍許皆義舉也然圍齊致伐圍許致圍春秋其亦與晉文之討貳而不與晉文之過暴歟

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左氏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獳貨筮史使曰以曹為解齊桓公為會而封異姓今君為會而滅同姓曹叔振鐸文之昭也先君唐叔武之穆也且合諸侯而滅兄弟非禮也與衛偕命而不與偕復非信也同罪異罰非刑也公說復曹伯遂會諸侯圍

許穀梁復者復中國也天子免之因與之會其曰胡氏復通王命也遂繼事也汪中國猶國中也

胡氏曹伯襄何以名其歸之道非所以歸也晉侯有疾使其豎侯獳貨筮史曰以曹為解晉侯恐於是反曹伯夫以賂得國而春秋名之比於失地滅同姓之罪以此知聖人嚴於義利之別以正性命之理其説行而天下定矣豈曰小補之哉

張氏魯叔孫豹見執於晉樂王鮒欲求貨為請叔孫卻而弗與叔孫婼見執於晉魯使申豐以貨如晉叔孫婼而不出大夫之知義者猶恥以貨賂苟免況諸侯乎曹伯襄之名以枉己者不足正人失君國之道也

附録左氏晉侯作三行以禦狄荀林父將中行屠擊將右行先蔑將左行

案晉已有三軍增置三行辟天子六軍之名也

二十有九年春介葛盧來左氏 介葛盧來朝舍于昌衍之上公在會饋之芻米禮也注 介東夷國也葛盧介君名也不稱朝不見公且不能行朝禮雖不見公國賓禮之故書 公羊 夷狄之君也不言朝不能乎朝也 穀梁 微國之君未爵者也其曰來卑也 陳氏 介東夷也未通於上國一歲再至其意將安在乎故亟書之介人侵蕭譏有以來之也

公至自圍許 張氏 其至以圍許久役而不能服也

案踐土不書至而圍許書至文公之伯事怠矣

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 公羊上有公字翟作狄杜 翟泉洛陽城內大倉西南池水也 左氏 公會王子虎晉狐偃宋公孫固

齊國歸父陳轅濤塗秦小子慭盟于翟泉尋踐土之盟且謀伐鄭也卿不書罪之也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汪晉侯始伯翼戴天子諸侯輯睦王室無虞而王子虎下盟列國以瀆大典諸侯大夫上敵公侯虧禮傷教故貶諸大夫諱公與盟大國之卿當小國之君故可以會伯子男諸卿之見貶亦兼有此闕故傳重發之 公羊 汪文公圍許不能服自知威信不行故復上假王人以會諸侯年老志衰不能自致故諸侯亦使微者會之月者惡伯功之廢於是 胡氏 案左氏則皆列國之貴大夫與王子而公與會也其貶而稱人諱不書公何也翟泉近在洛陽王城之內而王子虎於此下與列國盟是謂上替諸侯大夫入天子之境雖貴曰士而於此上盟王子虎是謂下陵而無君之心著矣故以為大惡諱公而不書諸國之卿貶稱人而王子亦與焉者此正其本之意也 陳氏 晉初以大夫盟王子也向也踐土之

役王子虎不言湨盟也今以大夫盟王子文公之志荒矣大夫之交政於是始文公為之也不斥言王子虎為尊尊諱也以其人王子虎不可不徧人諸侯之大夫以其徧人諸侯之大夫不可不沒公也

案晉文公三大盟會本皆非禮踐土于温致天王翟泉盟王子其視齊桓之尊王人不敢盟世子周公者大不侔矣然春秋推心之法則踐土王實自勞非晉之罪于温召王事雖逆而情順故皆諱之以存其尊王之名若翟泉則羣然叢聚於王都之側上與王子虎歃血以約言既非踐土子虎湨盟之比又無于温懐自嫌之心春秋不得不重貶之以顯其慢王之實矣蓋至此方結正晉文之罪是亦望其始而不足其終也其三會不書公說已見莊十六年○又案晉侯受命鄭伯傅王踐土于温二會咸在鄭無叛晉之狀而此會謀伐鄭者得非文公過鄭鄭不禮

馬前日之會罷勉以大義受之而內懷宿恨尚未釋歟外傳載文公誅觀狀以伐鄭及其即鄭人以名寶行成公弗許欲得叔詹而烹之以詹一言而止則伐鄭者報怨未已也春秋重貶翟泉之盟而明年書秦晉圍鄭豈無意哉

秋大雨雹左氏為災也 穀梁注雹者陰脅陽臣侵君之象陽氣之在水雨則溫熱陰氣薄而脅之不相入轉而成雹 胡氏正蒙曰凡陰氣凝聚陽在內者不得出則奮擊而為雷霆陽在外者不得入則周旋不舍而為風和而散則為雪霜雨露不和而散則為戾氣曀霾陰常散緩受交於陽則風雨調寒暑正雹者戾氣也陰脅陽臣侵君之象當是時僖公即位日久季氏世卿公子遂專權政在大夫萌於此矣

案經書大雨雹三此年及昭三年冬四年春

冬介葛盧來左氏以未見公故復來朝禮之加燕好介葛盧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其音云問之而信　公羊注進稱名能慕中國朝賢君明當扶勉以禮義一年再朝不中禮故不復進也　陳氏春秋以一字為褒貶於介乎何費詞也春秋雖以一字為褒貶而或費詞者詳始以著末也三月癸酉大雨雹震電庚辰大雨雪正月已卯烝五月丁丑烝將著其末不可不詳其始也

案春秋兩書介來以其事言則遠人慕中國當從何氏以其實言則遠人窺中國當從陳氏要之陳氏說是春秋不以例之郳黎來而以例之白狄則非予介可知矣

三十年春王正月○夏狄侵齊左氏晉人侵鄭以觀其可攻與否狄間晉

之有鄭虞也

夏狄侵齊 胡氏晉文公若移圍鄭之師以伐狄則方伯之職脩矣上書狄侵齊下書圍鄭此直書其事而義自見者也

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 左氏晉侯使醫衍酖衛侯甯俞貨醫使薄其酖不死公為之請納玉於王與晉侯皆十瑴王許之乃釋衛侯衛侯使賂周歂冶廑曰苟能納我吾使爾為卿周冶殺元咺及子適子儀公入祀先君周冶既服將命周歂遇疾而死冶廑辭卿汪瑕立經年未會諸侯故不稱君 公羊衛侯未至其稱國以殺何道殺也汪於道路遇而殺之坐之與至國同

穀梁稱國以殺罪累上也以是為訟君也衛侯在外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待其殺而後入也公子瑕累也以尊及卑也 胡氏元咺訟君為惡君歸則已出君出則已歸無人臣之禮信有罪矣則

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何也春秋之法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君子之道譬諸射失諸正鵠反求諸己衛侯之躬無乃有闕盍亦省德而內自訟乎夫稱國以殺者君與大臣專殺之也衛侯在外其稱國以殺何也穀梁子曰待其殺而後入也待其殺而後入是志乎殺咺瑕者也兵莫憯於志鏌鋣為下衛侯未入而稱國以殺此春秋誅意之效也然則大臣何與焉從君於惡而不能正故并罪之也公子瑕未聞有罪而殺之何也元咺立以為君故衛侯忌而殺之也然不與衛剽同者是瑕能拒咺辭其位而不立也不與陳佗同者是瑕能守節不為國人之所惡也故經以公子冠瑕而稱及見瑕無罪事起元咺以咺之故延及於瑕而衛侯忌克專殺濫刑之惡著矣

衛侯鄭歸于衛 公羊 此殺其大夫其言歸何歸惡乎元咺也元咺之事君也君出則己入

君入則已出以為不臣也　胡氏衛侯出奔于楚則不名見執于晉則不名今既歸國復有其土地矣何以反名之乎不名者責晉文公之以小怨妨大德名之者罪衛侯鄭之以忮害戕本支衛侯始歸而殺叔武再歸而及公子瑕故再書其名以為後戒

案諸侯執不書歸僖十九年滕子成九年鄭伯襄十六年莒子邾子十九年邾子之類是也惟晉文之執曹衛書歸陳氏曰危不得歸也又晉厲之執曹伯書歸胡氏曰言天王之釋有罪也　○又案衛侯歸之於京師而書歸于衛譏不在王室也曹伯亦歸于京師而書歸自京師譏不在晉也

晉人秦人圍鄭左氏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且貳於楚也晉軍函陵秦軍氾南佚

之狐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公從之夜縋而出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陪鄰鄰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為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君亦無所害且君嘗為晉君賜矣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闕秦將焉取之闕秦以利晉唯君圖之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楊孫戍之乃還子犯請擊之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吾其還也亦去之初鄭公子蘭奔晉從於晉侯伐鄭請無與圍鄭許之使待命于東鄭石甲父侯宣多逆以為大子以求成于晉晉人許之汪蘭穆公也

胡氏

案左氏則書人者貶之也孟子曰有人於此待我以横逆則君子必自反也今鄭伯之於晉公子將不能厚將迎贈送之禮而未嘗以横逆加之也坐此見圍為列國者不亦

難乎故晉侯秦伯貶稱人者晉文以私忿勤民動衆圍人之國秦伯惟利為向背從燭之武之言不以義舉也於是二國結釁連兵暴骨原野自此始矣

案秦晉之爭始此夫秦以非子之餘踐岐豐之地春秋所書大抵皆與晉兵爭之迹爾自穆公釋韓之憾而從晉於城濮之功於是盟于温于翟泉借役于齊鄭勠力同心未始有隙由燭之武一語而秦輔晉之心變矣文公既卒而殽戰啟釁厥後彭衙之戰令狐之戰河曲之戰秦之伐晉者六晉之伐秦亦六興數十年報復之師更四君而未已蓋至襄公十一年戰櫟十三年十三國之伐然後交伐之文始絶於經然則有穆公之賢而其所就僅止此豈非貪利忘義之失哉

介人侵蕭公羊之注稱人者侵中國故退之疏來朝稱名今稱人張氏再來魯而次年遂侵

蕭求援而後舉兵也

與荆人秦術之聘同

案介侵蕭三傳皆無事迹胡氏亦略之惟陳氏張氏說是

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左氏王使

周公閱來聘饗有昌歜白黑形鹽辭曰國君文足昭也武可畏也則有備物之饗以象其德薦五味羞嘉穀鹽虎形以獻其功吾何以堪之公羊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

東門襄仲將聘于周遂初聘于晉

公不得為政爾注時見使如京師而横生事矯君命聘晉故疾其驕蹇自專穀梁以尊遂乎卑此

言不敢叛京師也注鄭曰遂固受命如京師如晉尊

周不敢使並命使若公子遂自往然即云公子遂如

京師如晉是同周于諸侯叛而不尊天子也　胡氏大夫出疆有以二事出者有以一事出而專繼事者其書皆曰遂公子遂如周及晉與祭公自魯逆王后皆所謂以二事出者也公子結往媵而及齊宋盟則專繼事者也是非得失則存乎其事矣冡宰上兼三公其職任為至重而來聘于魯天王之禮意莫厚焉魯侯既不朝京師而使公子遂往又以二事出衷周室於列國此大不恭之罪履霜堅氷之漸春秋之所誅而不以聽者也則何以無貶乎有不待貶絶而罪惡見者不貶絶以見罪惡

案胡氏二事出之說本穀梁及杜氏若公羊則專罪公子遂之專二說未知孰是而穀梁精透足見書法此條與公如京師遂會伐秦皆是王事書遂此本以二事出春秋則以如晉為遂事不敢以王事同於伯事也彼本以伐秦出春秋則以伐秦為遂事不欲先伯事而後王事也

又案經書内大夫如晉二十八始於此公子遂三此年三十一年文六年也内大夫如京乜亦始於此此此年公子遂文元年叔孫得臣八年公孫敖九年得臣宣九年仲孫蔑襄二十四叔孫豹昭二十二叔鞅也

三十有一年春取濟西田左氏取濟西田分曹地也使臧文仲往宿於重館重館人告曰晉新得諸侯必親其共不速行將無及也從之分曹地自洮以南東傅于濟盡曹地也注晉分曹田以賜魯故不係曹公羊惡乎取之取之曹也曷爲不言取之曹諱取同姓之田也此未有伐曹者則其言取之曹何晉侯執曹伯班其所取侵地于諸侯也晉侯執曹伯班其所取侵地于諸侯則何諱乎取同姓之田久也胡氏不繫國者吾故田也復吾故田而謂之取何也春秋之法不以亂易亂

案濟西田左氏穀梁皆以為曹田公羊以為曹所侵魯之故田胡氏從公羊濟西田首末三見於經此年取之曹宣元年以賂齊宣十年齊人以歸我○又案經書田十桓元年假許田宣元齊取濟西田十年齊歸濟西田成二年取汶陽田八年韓穿來言汶陽襄十九年取邾田定十年齊歸鄆讙龜陰田哀二年取漷東田沂西田及此年也不係國者吾故田也非吾田則係國邾田是也漷東沂西田不係國者乘上文伐邾文也

公子遂如晉左氏拜曹田也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左氏非禮也猶三望亦非禮也

禮不卜常祀而卜其牲日牛卜日曰牲牲成而卜郊上怠慢也望郊之細也不郊亦無望可也注免猶縱

也三望分野之星國中山川皆因郊祀望而祭之魯廢郊天而脩其小祀故曰猶猶者可止之辭疏降婁魯分其祭奎婁之神也

公羊

曷為或言三卜或言四卜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求吉之道三禘嘗不卜郊何以卜卜郊非禮也魯郊非禮也魯郊何以非禮天子祭天諸侯祭土天子有方望之事無所不通諸侯山川有不在其封內者不祭曷為或言免牲或言免牛免牲禮也免牛非禮也傷者曰牛三望者何望祭也祭大山河海山川有能潤于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者大山爾河海潤于千里猶者何通可以已也何以書譏不郊而望祭也注方望謂郊時望祭四方羣神日月星辰風伯雨師五岳四瀆及餘山川凡三十六所

穀梁

夏四月不時也四卜非禮也免牲者為之緇衣纁裳有司玄端奉送至于南郊免牛亦然乃者亡乎人之辭也猶者可以已之辭也注三望海

岱淮海岱及淮惟徐州徐魯地全曰牲傷曰牛亡乎人若曰無賢人也譏信公不共致天變郊者天人相與交接之意不言郊天者不敢斥尊也

胡氏

記禮者曰祭帝于郊所以定天位也禮行于郊而百神受職焉魯諸侯何以有郊成王以周公有大勲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故魯君孟春乘大輅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以人臣而用天子之禮可乎是成王過賜而伯禽受之非也諸侯祭天其僭極矣聖人於春秋欲削而不存則無以志其失悉書之則歳事之常有不勝書者故因禮之變而書于策或以卜或以時或以望或以牲或以牛於變之中又有變焉者悉書其事而謂言偃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言杞宋夏商之後統承先王脩其禮物非列國之比也是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祝嘏莫

敢易其常古易則亂名犯分人道之大經拂矣古者大事決於卜故洪範稽疑獨以龜為主卜而不從則不郊矣故免牲望祭也有虞氏受終而望因於類巡狩而望因於柴皆天子之事也今魯不郊而望故特書曰猶猶者可以已之辭其言三望者天子有方望無所不通諸侯非名山大川在其封内者則不祭魯得用重禮視王室則殺故望止於三比諸侯則隆故河海雖不在其封内而亦祭然非諸侯之所得為也

陳氏諸侯有郊禘東遷之僭禮也魯之郊禘惠公請之而猶未率以為常也僖公始作頌以郊為夸馮

張氏劉原父曰昔者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天子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後在魯始為墨翟之學使成王已賜魯郊則惠公奚請惠公之請殆由平王以下乎諸儒多據明堂位及禮運劉氏説未知所出姑存之以俟參考魯郊非禮故不曰大事于上帝而曰郊

案經書魯郊九此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成十年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襄七年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十一年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此以卜不定也宣三年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成七年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夏不郊猶三望定十五年正月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夏五月辛亥郊哀元年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此以牛傷也成十七年九月辛丑用郊此專以時失也

○又案魯之有郊何也程子曰成王以周公有大勲勞賜魯重祭也此主禮記明堂位及禮運等說三傳皆同獨臨江劉氏以為成王周之盛王未必過賜故以為魯之有郊惠公請之引史記曰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天子使史角往公止之其後實為墨翟之學於魯陳

氏用其說歷舉東遷以來秦襄祠西時齊桓欲封禪晉郊鯀等事證謂此皆東遷之僭禮且又引定四年祝鮀舉成王命魯之詞不及郊祀等辨難甚至但史角事不知所出而祝鮀之言亦有備物典冊語則又未敢以此而盡棄禮記諸書也○魯郊之用孟春何也家語孔子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故周之始郊以日至至於啓蟄之月則又祈穀于上帝此二者天子之禮也魯無冬至大郊之事特以孟春祈穀為郊咲子曰孟春周之三月也故以二月卜三月上辛不吉則卜中辛又不吉則卜下辛三卜禮也穀梁子哀元年傳曰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如不從則不郊矣夏四月郊不時也五月郊不時也又曰夏之始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

春之始盖不可矣九月用郊不宜用也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五卜强也左氏疏曰啟蟄以節氣論若四月而春分未過尚可郊也以家語及明堂左氏論之則孟春為是穀梁傳卜三月非矣但四月猶近之五月九月則大不時也近世鈍齋王氏曰魯不敢用冬至大郊而止用孟春祈穀之郊又避天子所用建寅之月故春秋所書魯郊多在四月乃建卯春分之後未有於周正建子之月及建寅啟蟄之月書郊者此說亦有見○郊之用卜何也古者大事皆決于卜公羊以為天子之郊常事則不卜魯郊非常是以卜之卜止於三吉則為凶則已左氏以為常禮不卜止卜牲與日案周祀五帝前期卜日帥執事而卜日則天子亦卜也但所卜者不過卜日與牲而已春秋所書亦卜日與牲也左氏識其卜祭

者非矣○郊之用辛日何也穀注曰郊必用上辛者取其新潔莫先也○郊牛之傷皆在正月者何也穀梁曰以六月上甲始庀牲十月上甲始繫牲十一月十二月牲雖有變不道也待正月然後言牲之變言至郊時然後言其變重其妨郊也陸氏曰禮養牲必在滌三月故自周之十一月下旬而養牲至二月中旬而牲成故得以二月下旬而卜三月上辛也陸氏說是蓋十一月養牲則正月有變所宜書矣正月有變而改卜尤無害於三月四月之郊也穀梁說則與在滌三月不合○牲而或曰牛或曰牲何也左曰牛卜日曰牲公曰傷者曰牛穀曰全曰牲傷曰牛未成牲亦曰牛僖三十一年乃免牲襄七年乃免牲皆在四月且在四卜三卜之後則左氏卜日說是也宣三年成七年定十五年哀元年書牛皆以傷在正月則公穀傷曰牛未

牲曰牛亦是也○不郊而或言免牲或言免牛何也凡不郊皆卜免牲卜免牲吉則免之不吉則否書免牲則見其不郊矣僖三十一年襄七年止書免牲是也若不郊而不行免牲之禮則不書免牲成十年襄十一年止書不郊是也若牛死則無可免矣宣二年牛死乃不郊是也獨成七年既書免牛又書不郊何也穀梁曰免牲不曰不郊免牛亦然此經復書不郊者蓋以僖公免牲與三望同時故略去不郊之文今此春免牛而夏三望故須書不郊以見之也免牲者為之緇衣纁裳奉之南郊天位歸之于陽也已傷曰牛而尚卜免之何也嘗置之上帝矣卜而後免之不敢專也卜之不去則如何不免安置之繫而待庀牲然後左右之○改卜之禮何也凡養牲必二一祀上帝一祀后稷帝牛月變則改卜稷牛以代之而別以他牛為稷牛也禮曰

帝牛在滌三月稷牛惟具若卜卜稷牛不吉及養稷牛又死則不郊○三望之異同何也說左氏者以為分野星及封内山川說公羊者以為泰山河海說穀梁者以為海岱淮據三家皆不以三望為非禮止譏其舍郊而望此已失之况望乃祭山川之名何得以為分野之星若以三望為魯之封内魯所得祭則常事必書何哉胡氏取公羊說以為泰山河海泰山魯所得祀河海非魯封内故不當祀然既曰魯視王室則殺故望止於三而又用朱長文之說曰禮天子有四望魯惟得祭泰山餘三望僭禮故書之則是魯祭泰山之外猶有三望之祭也與前說稍不合矣要之後說是○三望書猶何也猶者可已之詞三傳皆合但諸傳皆以大禮之不舉為恨胡氏則獨以僭禮之未盡除為譏則詞雖同而意異矣胡氏說是○春秋書猶三猶三望猶朝于

廟猶繹也三望與繹譏其可已而不已之詞也
朝廟幸其不可已而不已之詞也蘇氏曰如此
而猶如此者甚之之詞也不如此而猶如此者
幸之之詞也此說發明二猶字甚佳但以猶三
望為幸之之
詞則失之矣

秋七月○冬杞伯姬來求婦穀梁非正也胡氏蕩伯姬來逆婦而書
者以公自為主失其班列書也杞伯姬敵矣
其來求婦曷為亦書見婦人不可預國事也

狄圍衛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左氏卜曰三百年衛成公夢康叔曰相奪
予享公命祀相甯武子不可曰鬼神非
其族類不歆其祀杞鄫何事請改祀命胡氏帝丘東郡濮陽
顓頊之虛亦衛地也狄嘗迫逐黎侯黎侯寓于衛而
衛不能修方伯連帥之職戎嘗伐凡伯于楚丘而衛

不能救王臣之患其後遂為狄人所滅東徙渡河矣齊桓公攘戎狄而封之而衛國忘亡今又為狄所圍其還于帝丘辟狄難也而中國衰微夷狄強盛衛侯不能自強於政治晉文無郤四夷安諸夏之功莫不見矣

張氏 自狄入衛後不敢加兵於衛者齊桓之力也及衛文忘齊之大德於是狄人始假義以伐衛晉文興而稍息至是又圍衛者亦晉文惡衛之深有以啟之也

附錄左氏 是年晉蒐于清原作五軍以禦狄趙衰為卿

案此蓋罷三行而更為上下新軍也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衛人侵狄秋衛人及狄盟

左氏 狄有亂衛人侵狄狄請平秋衛人及狄盟

胡氏

其不地者盟於狄也再書衛人而稱及者所以罪衛也盟會中國諸侯之禮衰世之事已非春秋所貴况乘狄之亂又即其地而刑牲歃血以要之哉

附錄左氏 是年春楚鬬章請平于晉晉陽處父報之晉楚始通

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 子襄公繼伯

左氏 晉文公卒將殯于曲沃出絳柩有聲如牛卜偃使大夫拜曰君命大事將有西師過軼我擊之必大捷焉

胡氏 案左氏載秦納晉文公其事甚詳而春秋不書者以為不告也徐邈曰諸侯有朝聘之禮赴告之命所以敦交好通憂虞若鄰國相望而情志否隔存亡禍福不以相關則他國之史無由得書魯政雖陵典刑猶在史策所錄不失常法其文足證仲尼修之事仍本史有可損而不能益也

案晉文以二十四年入國至二十八年城濮始主伯迄三十二年凡五年李氏曰晉有二文之業蓋文侯文公也書録文侯之命捍王于艱錫以秬鬯為東周賢侯春秋詳文公之伯蓋文侯家法也文公之興其事易於齊桓固有自來矣然文公既入國而事之不載於經者凡四年雖以納王之懿功削而不見至二十八年一簡之中乃五挈晉侯不以為繁何哉蓋自武公以支伐宗并吞專立讀無衣之詩雖晉之臣民不能自安也春秋為是黜晉不書文公奔而復國内無所承上何所稟經復略之勤王固為大美然特以求諸侯之利心而為之豈真知有君臣之義哉至二十八年晉楚之事乃關夷夏之盛衰非係一國之得失春秋抑楚之深故與晉之亟則晉亦不為無績於中國矣此其與桓公並稱歟大抵桓文雖並稱而文固非桓匹也桓公二

十餘年蓄威養晦始能問罪於楚文公一駕而城濮之功多於召陵桓公屢盟屢會遲迴晚歲始會宰周公文公再合而温之事敏乎葵丘桓公終身與諸侯會鄄失魯盟幽失衛首止失鄭葵丘失陳文公三會而大侯小伯莫有不至其得諸侯又盛乎桓公而曰文非桓匹何也文公之功多於桓公者罪亦多於桓公也事速就乎桓公者義尤壞乎桓公者也名盛乎桓公者實衰乎桓公者也春秋不以功蓋罪不以事掩義不以名誣實此其非桓匹歟桓公得江黄而不用於伐楚文公謂非致秦則不可與楚爭楚抑而秦興矣此桓公之不肯為也桓公會則不邇三川盟則不加王人文公會畿內則伉矣盟于虎則恃矣此桓公之不敢為也桓公寧不得鄭不納子華懼其奬臣抑君不可以訓文公為元咺執君則三綱五常於是廢矣此又桓公不忍

為也夫子正譎之辨

獨不深切著明哉

三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左氏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師勞力竭遠主備之勤而無所必有悖心公辭焉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春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冑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及滑鄭商人弦高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且使遽告于鄭鄭穆公使視客館則束載厲兵秣馬矣使皇武子辭焉杞子奔齊逄孫楊孫奔宋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而還注滅而書入不能有其地也

齊侯使國歸父來聘左氏齊國子來聘自郊勞至于贈賄禮成而加之以敏臧文仲言於公曰國子為政齊猶有禮君其朝焉臣聞之服於有禮社稷之衛也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左氏穀梁經作秦師左氏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奉不可失敵不可縱縱敵患生違天不祥必伐秦師欒枝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為死君乎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秦則無禮何施之為吾聞之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謀及子孫可謂死君乎遂發命遽興姜戎子墨衰絰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遂墨以葬文公文嬴請三帥公許之先軫朝問秦囚公曰夫人請之吾舍之矣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墮軍實而長寇讎亡無日矣不顧而唾公使陽處父追之及諸河則在舟中矣釋左驂以公命贈孟明孟

明稽首曰三年將拜君賜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

公羊

其謂之秦何夷狄之也曷為夷狄之秦伯將襲鄭百里子與蹇叔子諫曰千里而襲人未有不亡者也秦伯怒曰若爾之年者宰上之木拱矣爾曷知師出百里子與蹇叔子送其子而戒之曰爾即死必於殽之嶔巖是文王之所避風雨者也吾將尸爾馬然而晉人與姜戎要之殽而擊之匹馬隻輪無反者其言及姜戎何微也稱人先軫也或曰襄公親之親之則其稱人何君在乎殯而用師危不得葬也詐戰不日此何以日盡也

穀梁

不言戰而言敗何也狄秦也秦越千里之險入虛國進不能守退敗其師徒亂人子女之教無男女之別秦之為狄自殽之戰始也晉人者晉子也其曰人何也微之也何為微之不正其釋殯而主乎戰也

胡氏

案書序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殽

而經書晉人敗秦于殽是皆仲尼親筆其詞何以異乎書序專取穆公悔過自誓之言止於勸善其詞恕春秋備書秦晉無道用兵之失兼於懲惡其法嚴此所以異也晉襄親將絀不稱君者俯逼葬期忘親背惠墨衰經而即戎其惡甚矣視秦猶狄其罪云何客人之館而謀其主因人之信己而逞其詐利人之危而襲其國越人之境而不哀其喪叛盟失信以貪勤民而棄其師狄道也夫杞子先軫之謀偷見一時之利徼幸其成自以為功者也二君皆過聽焉而貪其利是使為人臣子者皆懷利以事其君父君臣父子去仁義懷利以相與利之所在則從之矣何有於君父楚人有言余禽獸也余唯利是視此之謂也春秋人晉子而狄秦所以立人道存天理也

案殽戰公穀皆以為狄秦張氏曰公羊經不書師蓋必有所傳故啖趙劉氏胡氏皆從之穀梁

止以敗秦師為狄之蓋援中國與夷狄不言戰之例則恐非書法其曰秦之為狄自殽始則亦必有所傳也趙子以及守為衍文蓋据晉師白狄伐秦秦人白狄伐晉之例並不言及故也然此初見于經則以殊戎之文示之亦謹始之法趙子說未必然

癸巳葬晉文公狄侵齊左氏狄侵齊因晉喪也

公伐邾取訾婁秋公子遂帥師伐邾訾婁公羊作叢婁穀作樓左氏公伐邾取訾婁以報升陘之役邾人不設備此秋襄仲復伐邾注魯亦因晉喪以陵小國胡氏皆不勝忿慾報怨貪得恃强陵弱不義之兵也直書其事而罪自見或曰取須句訾婁有為為之也伐邾至于再三念母勤矣夫念母者必當止乎禮義平王不撫其民而遠也戍于母家詩人刺之夫子録焉僖公

以成風之有功於己也越禮以尊其身違義以報其怨殘民動衆取人之邑曾是以為可乎

晉人敗狄于箕左氏狄伐晉及箕晉侯敗狄于箕郤缺獲白狄子先軫免胄入狄師死焉反自箕襄公以三命命先且居將中軍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曰舉郤缺子之功也以一命命郤缺為卿復與之冀

冬十月公如齊十有二月公至自齊左氏朝且弔有狄師也張氏間晉而虐邾所以因齊聘而朝之以自托也

案晉襄初立伯事未定秦之窺鄭齊之聘魯皆有志於爭伯也晉襄惟外患之是憂而置齊魯之交於度外故不逾年而伯事復盛焉亦善於繼承者矣春秋書敗秦敗狄如齊伐許於一年

之間其晉伯絶續之會三強睥睨之秋歟

乙巳公薨于小寢十一月十二日經作十二月誤也左氏即安胡氏路寢治事之所小寢燕息之地也君終不於路寢則非正矣

隕霜不殺草李梅實隕公作霣左氏注書時失也周十一月今九月霜當微而重重而不能殺草公羊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注周之十二月夏之十月也易中孚記曰陰假陽威之應也早霣霜而不殺萬物至當霣霜之時根生之物復榮不死斯陽假與陰威陰威列索故陽自霣霜而反不能殺也穀梁未可殺而殺舉重也可殺而不殺舉輕也注京房易傳曰君假與臣權則隕霜不殺草從叛者茲謂不明厥妖木冬實重殺也輕草也輕

者不死則重者不死可知胡氏哀公問於仲尼曰春秋記隕霜不殺草何為記之也曰此言可殺也夫宜殺而不殺則李梅冬實天失其道草木猶干犯之而況君乎是故以天道言四時失其序則其施必悖無以統萬象矣以君道言五刑失其用則其權必喪無以服萬民矣哀公欲去三桓張公室問社於宰我宰我對以使民戰栗蓋勸之斷也仲尼則曰成事不說既往不咎其自與哀公言乃以為可殺何也在聖人則能處變而不失其常在賢者則必有小貞吉大貞凶之戒矣其論隕霜不殺草則李梅冬實蓋除惡於微慮患於早之意

案隕霜二此年不殺草穀梁所謂舉輕也定元年殺菽穀梁所謂舉重也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左氏討其貳於楚也楚子上侵陳蔡陳蔡成遂伐鄭晉陽處父

侵蔡子上救之與晉師夾泜而軍陽子使謂子上曰吾聞文不犯順武不違敵子若欲戰則吾退舍子濟而陳遲速唯命不然紓我老師費財亦無益也子上退陽子宣言曰楚師遁矣遂歸楚師亦歸大子商臣譖子上曰受晉賂而辟之楚之恥也罪莫大焉王殺子上

案僖公在位三十三年實為魯之賢君當其初歲內用公子友臧文仲外則堅事齊桓故能去慶父之姦蠹使魯國既危而復安自十七年以前除從齊會無征伐外魯事之見經者甚少觀詩之所頌如務農重穀則勤於為民也春秋享祀則謹於奉先也立閟宮復泮宮克淮夷牧坰野雖一時夸大之辭有過其實然禮樂政事之修明君臣上下之協洽槩可想矣但盟桯未返遽有邾師之敗葵丘稍怠遽肆陽穀之樂則公豈眞能以禮信輔齊邪厥後宋襄繼起雖其伯

事有不足以得魯然與其南向以從楚孰若尊奬先代協賛姻鄰以為中國之重乃乞師蠻荆導之以伐齊宋其失大矣蓋自十六年季友卒後臧文仲之竊位公子遂之專權如滅項會楚之失備見於經向非晉文肇造一戰勝楚則中原左袵之禍僖公何以逭其責哉先儒曰棄夏盟而即楚則有從狄之非非先晉室而後周則無敬君之節須句之功不足掩升陘之辱取穀之師不足洗至鄫之恥此僖之不得全為賢侯也況乎季友受費而季孫氏始公孫玆帥師而叔孫氏始公孫敖帥師而孟孫氏始三桓之基皆肇於僖公之編則僖公亦魯國功之首罪之魁也歟

春秋會通卷十一